日講四書解義

論語



卷九之十二

LIB
NOV 17
UNIVERSITY O

PL
2463
Z6S5
1677a
v.4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九

論語下之二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此一章書。是言政貴有恆也。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曰。爲政有本。不宜徒責乎人。惟當反求諸己。凡孝弟之行。民之日用所當然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言語戒飭之也。必也視民行爲己行。欲民孝。則示以親親之道。欲民弟。



則示以長長之道。先從一己躬行實踐。以倡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教無不行矣。農桑之事。民之本業所應爲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政令驅使之也。必也視民事爲己事。時當播種。則勸課其樹藝。時當收穫。則巡省其田疇。日與小民親歷艱難。以區處之。則民有所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過如此。子路負兼人之才。以爲先勞二者。已所優爲。復請增益。孔子告之曰。與行勸事者。政之全體。而

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子但行此二者持之永久。勿生厭怠。則萬化貞乎一心。百年猶之一日。政之能事畢矣。先勞之外。復何益哉。從來致治之道。惟躬行足以率衆。故明作者有功。惟持久足以成化。故體乾者不息。孔子之言。不獨爲子路告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宜敦大體也。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必先委任屬吏。使之分猷專理。而後覈實課功。則己不勞而政務畢舉矣。人有大罪。固國法之所不貸。惟過誤則出於無心。況又過之小者。若一槩苛責。則法網太密。而人無所容。必矜全而赦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服矣。至於賢而有德才而有能之人。皆可以輔我爲政者也。若

遺棄田野則衆務廢弛誰與共理必也旁求俊彥使懷才抱德者悉任之以事權則有司得人而庶績咸熙矣政之大體如此仲弓又問曰賢才必知之真而後舉之當亦必知之悉而後舉之徧焉能以一人之智盡天下賢才而舉之孔子曰賢才不患不知特患不舉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人為爾所知者爾但於已知者舉而用之則爾所不知者自有以感興好德之念悉化娼嫉之心人亦各舉所

知豈肎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哉誠以一己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耳目無窮不必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也聖人識見之大如此合而論之細瑣不親總攬之體也煩苛不事惇大之體也俊乂不遺延攬之體也操此道也雖宰天下可也一邑云乎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明倫爲出治之本也。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晉國。靈公既卒。立蒯聵子輒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不以蒯聵爲父。是綱常倒置名實乖亂矣。此時孔子自楚返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

子曰。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將待子而爲政。子之設施。當以何者爲先。孔子曰。政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國所以立。政所以行。今衛君不父其父。而以祖爲父。彝倫斁而名實爽矣。若使我爲政於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分。俾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今日之急務也。子路未曉此義。遂率爾而對曰。有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近於事情也。今日事勢。何得以正名爲先。其言粗野

甚矣故孔子直責之曰野哉由也夫凡君子於事理有所疑而不知者必闕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此且我之欲先正名者夫豈迂哉名者言事禮樂刑罰之所自出也若使名不當其實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有礙而言不順矣言既不順則名實相違言行不符政務之施如何得成夫惟事得其序物得其和而後禮樂乃興若事既不成則動皆苟且本末舛逆文安得有禮樂禮樂不興則

倒行逆施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羅於罪刑罰如何得中刑罰不中則凡民趨避無從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名之不正其弊一至於此故君子爲政無所名則已其名也必可以上告祖宗下示臣民見之稱謂而無愧斯名之若不可言者則不敢名也無所言則已其言也必可以正綱常昭倫紀見之行事而可法斯言之若不可行者則不敢言也君子於其言務求名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

從來致非分不彰分非名不著故縈纓小物
也而孔子惜之假馬細故也而孔子嚴之況
事關人道之大天倫之重而可以掩天下之
耳目欺萬世之公論哉然則春秋之作即孔
子正名之意也夫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樊遲以經世之學也。樊遲所見不廣。一日請於孔子。學治耕稼之事。孔子曰。惟老於農者。精於稼。吾不如老農。遲又以園圃之事。比稼尤易。請學爲圃。孔子曰。亦惟老於圃者。精於圃。吾不如老圃。樊遲再問。而孔子再拒。此其意自有在矣。乃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孔子懼其終不悟也。故責之曰。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遲之所爲也。夫學能自

治而治人者。謂之上。學不能自治而受治於人者。謂之民。吾儒所學脩己治人之道。爲上者事也。上誠好禮。而莊以自持。舉動一秉乎軌物。則觀瞻之下。自生其儼恪之心。民之敢不敬者誰乎。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張弛悉協乎經權。則感應之間。自浹其效順之心。民之敢不服者誰乎。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始終皆示以不欺。則實意所孚。自動其忠愛之心。民之敢不用情者誰乎。上好禮義信。而民

之類。應如是。則四方之民。將見襁負其子而至。共歸而爲之耕稼。如遲所請。不但不屑。亦不必矣。躬親稼穡奚爲乎。抑禮運曰。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又曰。講信脩睦。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禮義信三者。實帝王經世之大學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一章書是言窮經貴有實用也孔子曰詩之爲經本乎人情該乎物理上自朝廟設施之典下及閭巷鄙俚之事政治之得失驗焉且其言多溫厚而不激烈多諷諭而不直率立言之意旨見焉學者若能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施之政而政宜見之言而言善有肆應咸宜之用矣乃有人焉誦詩至於三百篇之多授之以政務而漫無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則是徒爲記誦之末毫

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亦有何用哉。大凡詩書所載。皆經世之大典。脩身之實學。不徒託之空言。原欲見之行事。故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不明其理。口耳之習也。不達諸用。章句之功也。況帝王之學。尤與儒生異。豈可不審所要務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一章書。是示人君以端本之教也。孔子曰。從來君之令民。未有不欲其速應者。然民之

應上視乎上之自治身者民之所則傚者也。果能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而其身正矣則民之感化不待敎令而自然遷善敏德矣若使其身不正倫禮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有文告之繁號令之施日敎天下以爲善而民亦有不從者矣可見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民之從與不從不係乎上之令與不令而視乎身之正與不正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可不務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慨魯衛之衰。而惜其無人振興之也。孔子曰。自周公始封於魯。康叔始封於衛。兩國封建之初。同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原是兄弟之國。當其盛也。一則尊尊而親親。一則明德而慎罰。開國規模。其政事相類如兄弟也。至於今日。魯有僭竊之臣。而公

室日卑。衛有禰祖之君。而人倫乖亂。綱紀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仍然相類如兄弟也。亦可慨也夫。蓋二國之政。雖衰。然典章未泯。遺風猶在。如得孔子而用之。則轉亂爲治。勢同反掌。周公康叔之政。何難再見。惜乎不用。而徒付之浩嘆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此一章書。是舉公子荆以風當世之有位也。

凡世祿之家。恬侈滅義。鮮克由禮。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能安分知足。淡於營求。故孔子嘗謂衛公子荆之居室。可謂善矣。當其器物用度。草草粗具之時。未遂至於足用也。彼則曰。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若將安於始有。而不復進望者焉。旣而漸漸少有。未遂至於盡備也。彼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若又將安於少有。而不復進求者焉。及其資用充裕。至於富有之時。未必至於精美也。彼

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推其心若處盡美極豐之境而無以復加者焉由始有少有而進於富有既見其循序有節而無欲速之心自苟合苟完而至於苟美又見其隨分自安而無貪得之意公子荆之居室真善矣哉蓋推居室之善以居心自能淡泊以明志由居室之善以居國自能廉靜而寡欲故孔子賢之所以風有位者淺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一章書。是因衛民而發王道之全也。昔孔子適衛。冉有御車而行。見其人民衆多。因慨然而歎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孔子此言。一是惜其徒庶。而不知所以經理之方。一是幸其已庶。而可施以教養之道。冉有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無以遂其生。必也制田里。使之不饑不寒。薄稅斂。使之

豈衣足食。而後庶者可常保其庶也。冉有又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富而不教。則民無以復其性。必也立學校。使之愛親敬長。明禮義。使之型仁講讓。而後富者可常保其富也。蓋庶而富。既厚其生。富而教。又正其德。王道之大端。盡於此矣。要之富教二者。爲治世不易之常經。聖賢一問答間。施爲次第規模畢具。可見聖賢無念不存乎天下。無事不切於民

生有君師之責者尚其留意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擬用世之效。以世之終其用也昔孔子懷濟世安民之志而不得見用於時故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焉能委我以國政而用我將見一年之內大綱小紀次第舉行興利除弊撥亂起衰政治粗立而可觀矣若至三年之久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教養兼至禮樂聿興

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蓋聖人過化存神。與天地合德。用之朞月。即有朞月之效。用之三年。即有三年之功。惜乎不得少試。而徒托諸空言也。豈非春秋之不幸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一章書。是言善人久道之化也。孔子曰。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之久。

則盛德所積和氣所蒸亦可以勝其殘暴使民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自今思之人主一念醇厚之心積之又久其民自化夫豈嚴刑峻法之所致哉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善人天資純粹存心忠厚故積累之久乃能如此若夫聖人則綏來動和無俟百年之久而禮明樂備徧爲爾德豈特刑措不用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一章書是言王道無近功也。孔子曰。治天下者。必使教化浹洽。德意周流。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方謂之仁。顧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亦不足以成王道。如有聖人受命而興。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其涵養熏陶之深。至於三十年之久。而後深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人。皆沐浴於道德之內。而有雍和不變之風。固非求效旦夕所能致也。蓋立綱

陳紀之權操之在上故三年有成而不可謂速漸仁摩義之心化之在下故必世後仁而不可謂遲以王道治天下者無欲速之心而可哉蓋欲速之病與惰弛等均難語於久道之化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端本之化也孔子曰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居心制

行。動遵禮法。不悖綱常。不乖憲度。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其如正人何哉。從政者。唯反求諸身而可矣。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弟子以警權臣也。冉有

爲季氏家臣。一日自季氏之私朝而退。來見孔子。孔子曰。今日何退之晚也。冉有對曰。適有國政。相與議之。故退之晏耳。孔子譏之曰。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則吾昔日曾爲大夫。今雖致仕不用。於禮猶得與聞之。茲既不與聞。則非魯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權。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陽爲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權奸之意深

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一章書見國家之興亡。由於君心之敬肆

也。魯定公問於孔子曰。爲治有要。不在多言。如一言所繫。遂可以興起國家者。果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至微。未可若是而必期其興邦之大效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蓋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爲者。不知君之一身。上則天命去留所繫。下則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不慎。或致無窮之患。爲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盡。若可易爲者。不知

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曠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溺職之愆。爲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耳。如使眞知爲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處己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脩職業。以共盡克艱之責。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脩治。天命於是乎眷佑。人心於是乎愛

戴。國家之興。蓋可必矣。然則爲君難一言。不幾乎爲興邦之明訓乎。定公又問曰。一言興邦。旣聞之矣。若一言所繫。遂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小。未可若是而必期其喪邦之大禍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予不以爲君爲樂也。惟予凡有所言。臣下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夫言亦辨其善不善何如耳。如爲君者。出其言善。臣下皆遵奉而行。不敢違

背。則都兪一堂。明良喜起。豈不甚善。如爲君者。出其言不善。臣下亦皆遵奉而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可以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也。取必於心之難。邦之喪也。在恃其心之樂。敬肆之間。興亡之介也。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無疆之業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得民心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得民心而已。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吾之澤。歡欣鼓舞而說。民之遠者。聞吾之風。傾心趨附而來。則爲政之道得矣。蓋無實心實政。足以感人。僅以驩虞小補違道干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況其遠者乎。爲人上者。寧邇柔遠之道。誠不可不亟講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此一章書見治道貴以遠大爲期也子夏爲魯國莒父邑宰問爲政之道孔子示之曰爲政之弊有二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爲欲速之弊爾之爲政必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狃於淺近而昧於遠大是爲見小之弊爾之爲政必志量廣大不可見淺近事功便以爲得蓋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未得乎先而欲計乎後未得乎此而欲行乎彼將求治愈急而行之愈礙反不能達矣

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謀及一身而不及天下。謀及一時而不及萬世。將至所就小而所遺大。大事必不成矣。從來久道而後化成。無欲乃可言至治。所貴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明直道以示人也。葉公自言於

孔子曰。吾鄉黨之中。有躬行直道。無所私曲者。其父盜人之羊。而已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

孔子答之曰。直者。人之生理。所謂本心之自然。吾黨之直者。卻異於爾黨之直。如子或有過也。父但盡義方之訓。以冀其改圖。外則隱之而不使揚於人。父或有過也。子但盡幾諫之道。以望其遷善。外則隱之而不使彰於衆。蓋父自當愛子。子自當愛父。互相容隱。乃順

其本心之自然而發之。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不求爲直而直即在相隱中也。奚必證父攘羊而後爲直哉。可見道不違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凡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爲高者。皆聖人之所不取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一章書見仁不外於存心之純也。樊遲問求仁之方。孔子告之曰。所謂仁者。存其心而

已。時乎居處無動無靜。衣冠瞻視。無敢惰慢。此心儼然恭莊。而心存於居處。時乎執事。無小無大。無敢怠忽。此心肅然敬謹。而心存於執事。時乎與人交接。無衆無寡。無敢欺僞。此心恪然忠實。而心存乎與人。蓋心無時而不存。在居處則見爲嚴肅而恭。在執事則見爲謹畏而敬。在與人則見爲懇至而忠。雖之夷狄。亦必確然固守。不可棄失也。可見仁者心之全德。誠能常存此心。不雜不間。將至於全

體不息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爲仁之極功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此一章書見士貴有實行也。子貢問曰。五爵士居其列。四民士爲之先。士之名亦難稱矣。

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曰。士必自重而後爲國家重。必其行之於己者。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恥而不爲。是大本旣立矣。及其奉君命出使於四方。或以政事。或以應對。皆能奉職無忝。不辱簡命。是有高世之節。兼有濟世之才。可謂之天下士矣。子貢又問曰。全材不易多得。取人不可求備。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

今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稱其孝焉。善事其長。而鄉黨稱其弟焉。此其人才或不及。而大節無虧。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恣肆。寧可失之固執。今有人焉。知言貴信。即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即未必合理。而亦必果。硜硜然如小石之堅確。蓋拘泥固守。小人之見哉。然而非惡

也與誕謾苟賤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抑亦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亦可以爲士否孔子乃嘆息而鄙之曰噫此鄙細猥瑣之人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算而數之也此可見論士以才行爲準而取人以實行爲先苟有其行雖硜硜之小人猶爲聖門之所不棄不然若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過爲攫取勢利貪戀祿位之具而已孔子之所謂鄙夫孟子之

所謂賤丈夫。皆此類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傳道之深心也。孔子曰。維皇降錫。厥有一中。蓋不偏不倚。純粹以精。人所受以生者。凡人氣拘物蔽。不能脩復此中。若中行之士。率其資質之近。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乃傳道之器也。今旣不得中行之士。以

心印〻心。與相授受矣。求其下此而可敎者。必也狂與狷乎。蓋流俗之人。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志。則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汚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

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爲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庶幾其有望乎。以是知同流合汚之鄉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之狂狷。可進於中行。聖賢之教人。帝王之用人。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致思有恆也。孔子曰。學者

進德脩業貴有恆久不變之心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作聖之功自强不息是恆者乃天地不貳之眞而生人立命之原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久之心即巫醫賤技亦不可爲蓋巫者爲人祈禱無恆則誠意不聚不可以交鬼神醫者爲人療病無恆則術業不精不可以寄生死南人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恆卦九三爻辭有云人而不恆久其德則內

省多疚。外悔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文曰。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會玩其占卜之辭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爲之事。唯貴有純一之心。君子恆其德。則可以爲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朝爲夕輟。有初鮮終。其於天下之事務。蔑克有濟也。可不戒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和同之辨也。孔子曰。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不可屈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不肯遷就。固未嘗不間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每懷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

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汚隆之所繫。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一章書見觀人不以衆而以類也。子貢問

曰公道每出於衆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愛敬之果可以爲賢乎孔子曰苟有至德者固雅重於時然何至一鄉之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汚者未可以衆好而信其爲賢也子貢又問曰正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憎惡之抑可以爲賢乎孔子曰抱獨知者固不諧於俗然何至一鄉之人皆惡之恐是詭世戾俗者未可以衆惡而信其爲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

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爲賢。不如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爲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爲賢。不如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之爲得也。蓋善者徇乎天理。必喜其與己同也。不善者狃於私欲。必嫉其與己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復何疑哉。可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羣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辨官論才者。當以聖言爲準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也孔子曰為人上者操喜怒用舍之權人有求副其任使者有求得其歡心者惟君子之人易於服事而難於取說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禮之事說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

之而不為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雖一才一藝者皆得進而効用於其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若夫小人則雖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必欣然而從之矣是說之不亦易乎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

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取必太深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不亦難乎要之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愛惜人才故賢才日衆小人輕棄人才故士氣日沮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也而其所關係則甚鉅焉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也孔子

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戒慎恐懼性分之事。已盡無歉。故道德潤身。心廣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縱欲滅理。非禮之事。無所不爲。惟才勢自恃志得意滿。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君子坦蕩蕩。何驕之有。小人長戚戚。何泰之有。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就心體以求仁也。孔子曰。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委靡柔懦則不勝其物欲之私。巧言令色。則自喪其本心之正。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强勇而不撓。毅者堅定而有守。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此皆眞心之未漓者。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則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則能存於

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蓋凡人氣稟不齊。或有未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變化氣質之功。其有已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必使人欲盡絕。天理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於近仁而已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一章書見士貴陶鎔其氣質。而運之以中和也。子路問曰。士者人之美稱。必如何斯可

謂之士矣。孔子示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柔和厚之氣。若於行己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為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偲偲焉告誡詳勉。而盡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朋友以義合者。

則當切切偲偲焉規過勸善。侃然振直諒之風。兄弟以恩合者。則當怡怡焉式好無尤。藹然篤天親之愛。所養既善。而所施合宜。益徵士品之優矣。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尤貴有各當之用。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爲德之累也。唯兼體而時出之。乃爲善與。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此一章書。是思善人敎民之功也。孔子曰。善人之道。篤實無僞。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

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振舉。故其於民也。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守擊刺之方。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即戎而敵愾禦侮矣。蓋善人之教民。不專爲兵戎之計。惟是訓養有素。則禮義既明。人心自固。即此休養生息之民。可得其有勇知方之用。然必待七年而僅可即戎。則兵可易言哉。乃知輕談兵者非知兵者也。孔

子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可知聖人之用意良深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一章書見用兵不可不慎也。孔子曰。民必教而後可用。如或嚴刑峻法。不教以孝弟忠信之行。或居安忘危。不教以務農講武之方。而徒然好大喜功。先爲兵端。以素不教之民。行戰陣之事。是民既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又不知有坐作擊刺之方。徒驅其民於鋒鏑

之間而無益於勝負之數是乃以卒予敵也非棄民而何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時勤不虞之防練而不弛備而不用井田軍政合爲一事藏戰於守寓兵於農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誠久安長治萬世不易之道也唐之府兵明之衞所庶幾近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此一章書見人貴有守有爲也原憲問於孔

子曰天下事何者最可愧恥孔子告之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進必有爲退必有守如邦家有道聖君在上言聽計從可以有爲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但知食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聖主言不聽而計不從則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可也乃猶靦顏居位而但知食祿此二者皆可恥也蓋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若世治而不能有爲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素餐貪得無

饕。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雖然。上有明聖之君。下必有廉隅之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苟至於士習頹靡。廉恥掃地。則世道之不幸。而主持風教者。焉能辭其責耶。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一章書見無私方爲仁。制私未即爲仁也。

原憲問於孔子曰。夫人一有自私之心。於是

有盛氣好勝爲克負能自矜爲伐忿恨不平爲怨貪得無厭爲欲四者皆心之累也遂念制之使不得行則出乎私必入乎理竊意可以爲仁矣孔子告之曰聖學工夫易簡直截不尚苟難也人以道心爲主人心自然退聽今於克伐怨欲遂念而制之使不得行則終日營營百發百制如捍橫流如馭奔馬可以爲難矣若遂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則不過

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倘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所以未可即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知制其流。孔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消滅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心以徵士品也。孔子曰。士人立身天地間。任大責重。自有一種經天緯地學問。原無苟安自便之私。故心境異乎

常人。而品格超乎庶類。若有懷居一念。非惑於去就取舍之際。即溺於聲色貨利之間。則志以物移。心爲形役。惡足以爲士乎。可見聖賢安土樂天。只是隨其身之所安。無所執着。其樂也大。凡人營私利己。唯狃其身之所便。有所繫戀。其累也深。一起念間。便爲品行所關。人可不勵志以自立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此一章書。是論君子持身處世之法也。孔子

曰。君子言行。一出於正。固不可違俗徇人。而尤須審時度勢。如邦有道之時。君臣一德同心。絕無顧忌。則是非邪正之間。持論不阿。去就取與之際。秉正不屈。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危言危行。而直道以彰。若邦無道之時。君臣猜疑。攜貳未免。瞻徇過於直遂。謗尤隨起。故持己以正。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至於議論可否。不妨從容巽順。倍加檢點。所謂清其質而濁其文。弱其志而強其骨。

危行言孫。方見明哲之學也。吾人立躬行己。不因世運爲遷移。而善世守身。自有經權之妙用。然爲人君者。至使臣下作危行言孫之計。則時事已不可問矣。豈國家之福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一章書。是合存發以觀人也。孔子曰。凡人立品。蘊藉必期其深。渣滓必期其盡。不徒以文章氣節爭勝也。故理得於心謂之德。敷之

議論謂之言。心體純全謂之仁。忼慨激昂謂之勇。四者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未必可以信其所存。是在觀人者知所尚耳。如有德者內含冲美。雖不藉夫言而英華表著。自然順理成章。故必有言。若有言者斐亹可聽。或出於便給。亦未可知。豈可遽信其爲有德。如仁者心懷中正。原無藉乎勇。而當幾明決。自然見義必爲。故必有勇。若勇者秉志不回。或出於血氣。亦未可知。安可遽信

其爲有仁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

華不勝實也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氣

不勝理也聖賢觀人朝廷用人辨之不可以

不嚴不然鮮不有毫釐千里之失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一章書見聖賢尚德不尚力也南宮适問

於孔子曰從來有天下者孰得孰失確有可

憑。如有窮之君名羿。最善射。寒浞之子名奡能陸地行舟。可謂勇力過人。何難陵壓一世。卻俱不得善終。若夏禹之盡力溝洫。后稷之教民稼穡。不過務民本業。絕無奇異可矜。而禹則及其身。稷則及其子孫。卻皆有天下。夫以羿奡之強。其亡也如彼。以禹稷之弱。其興也如此。得失果安在哉。此時夫子嘿然不答。可否已在意中。南宮适會意而出。領悟已在言外。孔子復贊美之曰。今觀适之所言。進禹

稷而退羿奡盡尚德不尚力可知已其人品之高誠爲君子之人心術之正誠爲尚德之人也古今尚力者亡尚德者昌觀周家卜年八百之久而嬴秦氏不過二世而滅得失昭然可見聖賢之評論不大彰明較著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心術之邪正以衡品也

孔子曰凡人有心即有仁心有邪正遂有仁

不仁之分。心有誠僞。遂有君子小人之別。則是仁者爲君子。不仁者爲小人也。君子以天下爲念。然或氣習未除。私心難化。間有不仁愛處。卻無傷於品。故君子而不仁者容或有之。若小人止知有身。物欲久蔽。天理全無。非侈肆以縱其奸。卽矯飾以逞其僞。間有一念之仁。亦乍明而乍滅耳。豈有小人而仁者哉。總之仁者直行其心。立心於仁。則在在皆仁。雖明見其不仁。其仁自在。不仁者曲護其迹。

迹或似仁。卻事事非仁。縱然依傍名理。自附於仁。適所以濟其不仁。君子小人之辨如此。人主不可不致辨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立忠愛之準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情之所在。卽爲理之當然。如不合理便非至情。如父之於子。自襁褓以及成人。惟恐撫鞠勿周。然以姑息爲愛。則志佚而驕。愛之適以害之也。惟眞能愛子者。必使去其

驕佚而勉以爲聖爲賢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自公孤以及百僚分當隨事開納然以諂諛爲忠則志卑而順忠之適以誤之也惟眞能忠君者務使去其卑順而勉以爲堯爲舜是誨之者正所以全其忠忠焉能勿誨乎然則愛之必至於勞爲子者不可憚勞有一憚勞之念即非所以自愛忠焉必至於誨爲君者不可拒誨有一拒誨之心即非所以勸忠是在爲父與臣

者各盡其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此一章書是言辭命得人之效也裨諶世叔子羽子產皆鄭大夫孔子曰朝廷量能授官務期當任人臣以身許國要在和衷鄭以小國介強大之間而能撫綏和睦者以用賢各得其當耳即如辭命所以交鄰其爲命也以

裨諶善謀。使之規模大意而草創之。然恐意無斷據。以世叔博聞。使之考究典故而討論之。又恐詞未合節。以行人之官子羽善於筆削。使之刪繁就簡而脩飾之。又恐文采未華。以東里子產善於辭藻。使之推陳致新而潤色之。此辭命之所以獨稱美善也。蓋鄭小國也。而諸賢羣集。各盡其材。此不形其所短。彼不矜其所長。同心共濟。彷彿虞廷師濟之風。洵人臣事君之善則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人論品以昭萬世之公也。春秋時。如鄭之子產。楚之子西。齊之管仲皆賢大夫也。子產聽鄭國之政。寬猛相濟。嘗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迹似乎寡恩。其心實本慈愛。一日或人問子產爲何如人。孔子曰。子產之德澤廣被。國人歌頌不衰。蓋惠愛之

人也子西爲楚平王之子名申能遜國於昭王又能改脩國政以定楚行事雖有可採然不能革楚之僭號稱王亦其短處故或人又問子西爲何如人孔子不置可否曰彼哉彼哉外之也因又問管仲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有功於齊甚多孔子曰只舉一事便可見其爲人昔桓公奪大夫伯氏所食之騈邑三百戶以封管仲後來伯氏窮約所飯不過疏食至沒齒終無怨恨非心服管仲之功豈能

如此。三子一時並著賢名。而優劣則非一律。
孔子以一字之褒貶。盡其生平。萬世之公論。
由此而定。然則方人豈易易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一章書。是就常情事勢。論處境之難易也。
孔子曰。凡人境遇之來。最易搖撼。非有濬心
大力。未免境與情遷。如處貧者。困頓拂抑。易
起怨尤。非眞能樂道。悠然自得者。卽安義命。
難免怨嗟。可見處逆境爲最最難。若處富者。只

謙虛收斂。不存驕肆之念。便能以禮自持。可見處順境爲最易。夫人能處逆境者。或能處順境。能處順境者。未必盡能處逆境。所貴操守有素。外遇不累其心。恬淡自安。物欲不移其志。斯可以貧。亦可以富。人何可不勉其所難。而又何可忽其所易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此一章書是論用人者當因材器使也。孟公

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之世卿。孔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尤當量能授職。如孟公綽爲人。可云廉靜寡欲。是宜簡而不宜繁者。使爲家臣之長。端謹率屬。即趙魏大家。亦爲之而有餘。若夫大夫。則必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難以勝任。即如滕薛小國。征伐朝聘。其政亦繁。恐非公綽之所長也。然則人各有能有不能。用得其當。皆可隨事以奏功。用不得其當。必致因循而叢脞。知人

善任是在圖治者加之意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告子路以人道之全與人道之難也。子路問孔子曰：人生天地，兼體三才，必如何可以爲成人？孔子曰：成人亦難言矣。蓋人之氣稟不同，全在優於學問。或有一

技之材而不能兼或有各足之材而不能化皆不可以為成人必如臧武仲之智足以窮理公綽之廉足以養心卞莊子之勇足以力行冉求之藝足以應事四者旣已兼備而又各就所長節之禮以得其中正和之樂以去其駁雜則氣質陶鎔化其才智技倆而歸於德性雖不可以為聖而亦可以為成人矣若夫今之成人何必如此果能見利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平日期

許之言始終踐之不踰有是忠信之實雖未能得人道之全而本性無虧亦可進於成人之域也蓋聖人立教止論學問不論質地質地存乎天而學問存乎人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孔子以此勉之然則變化氣質尤學者之急務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此一章書見隨時處中之不易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亦衛人。孔子問公明賈曰。天下過情之名。固不可以居焉。而矯情之事。亦非所以垂訓。涵養造詣。貴核其真。評論品題。務期於當。當時之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文子。信有之乎。公明賈曰。言笑取予。吾人處己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是亦言者之過也。吾夫子非不言。不過言

不妄發發必以時。故人不厭其言而遂稱爲不言。夫子非不笑。不過一嚬一笑。樂得其正。故人不厭其笑。而遂稱爲不笑。夫子非不取。不過凡所當取。必揆於義故人不厭其取而遂稱爲不取耳。孔子疑而詰之曰。時言樂笑義取果其然乎。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舉動合宜於外者。不能隨時合節。汝夫子其信然乎。孔子不正言其非。而姑爲疑信之詞以折之。聖人勉人爲善之懷。不大可見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此一章書是誅魯臣無君之心也。臧武仲魯大夫。名紇。防是魯封武仲所食之邑。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卑辭於魯君。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似乎不忘先祀。又請命於君。後世之人。將必以仲為賢矣。孔子欲為後世人臣戒。而為誅心之論曰。武仲求後之時。身居防邑。則以防而請後矣。窺其

隱衷。不過以君不遂其請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耳。在武仲以爲父兄之故。欲自諱其要君。而要君之迹昭然。誰能寬其罪而信之哉。觀孔子斷武仲之罪如是之嚴。誅武仲之隱。如是之確。春秋一字之貶。爲萬世不易之經。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可不懼哉。可不戒哉。不然。一有無君之心。縱或倖逭國法。漏脫一時。然得罪於名教。得罪於神明。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誅之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事徵心。以發霸者之隱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孔子曰。吾觀世運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風愈下。則人心愈衰。然於短中取長。亦自有別。故五霸之盛。莫如桓文。論其心術。均非王道之正。而觀其行事。亦有優劣之分。文公爲人。不由正道。每以詐謀取勝。殆詭譎而不正。若桓公行事。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較之晉文則善矣。可謂

正而不譎者乎。春秋時文公欲解宋圍。必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攜楚。何等詭祕陰險。桓公聲罪伐楚。責包茅之不貢。退師服楚。惟禮律之是遵。何等正大光明。兩人行事。大槩如此。聖人一言。可爲千古定論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此一章書是聖人就人論仁也。子路曰：昔齊桓公小白出奔莒，其弟子糾奔魯，爭立爲君。桓公歸國，殺其弟公子糾，縛召忽管仲。召忽爲子糾而死，獨管仲不死，臣事桓公，所謂忘君事讐，忍心害理，得毋心術之未仁乎。孔子曰：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難求其全。昔桓公糾合諸侯，不假兵車之力，而用衣裳之會，以大義率之，以大信一之，而諸侯服從，此管仲之力也。濟人利物，功莫大焉。以此觀之，孰

得而如管仲之仁。孰得而如管仲之仁。正不得以不死之故。害其爲仁也。蓋孔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仲之功不可沒。固非與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聖人權衡折衷之論。大率如此。不然。宋儒程子謂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萬世君臣之義。抑又何耶。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衡品不以小過而泯大功也。子貢復繼子路而問曰。如管仲者。其爲人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既不能爲子糾死。反又爲桓公相。心竊疑之。孔子曰。賜疑管仲之不死。而又相桓。不知管仲既能相桓。亦可不死。試即其相桓而言。桓爲諸侯長以定霸。天下由此而正。不獨當世賴之。至今之民。猶享太平之福。皆仲之賜也。則是管仲之功

甚大爲利甚溥。卽謂管仲至今存可也。使當日無管仲。吾必被髮左衽。不能有今日之衣冠文物矣。若不能立功。徒然一死。猶如匹夫匹婦之見。有小信而無遠圖。卽自縊於溝瀆之中。將令天下後世。泯然無聞。管仲豈若是哉。可見豪傑之士。欲建不世之大功。不惜一身之小節。而衡人者。尤當畧其所短。錄其所長。未可以常情恆理。臆斷而淺測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

之曰。可以爲文矣。

此一章書是取人忘分以薦賢也。公叔文子。是衞大夫。其後謚爲貞惠文子。大夫僎。先爲文子家臣。後因文子薦其賢於衞君。始得與文子同爲公朝之大夫。故記者特記之曰。公叔文子之臣。不沒文子忘分之善也。曰大夫僎。明乎旣薦之後所稱也。曰與文子同升諸公。見僎之得升公朝而爲大夫。皆因文子之薦。故得與文子同也。然則文子。惟有知人之

明。故能薦賢。有大公之懷。故能忘己。且忠於事君。故能忘己以薦賢。孔子聞而深嘉之曰。文者。美謚也。今文子之爲文。卽薦賢之一事觀之。其胸襟何等光明正大。斯可以無愧矣。可見薦賢爲國。人臣盛事。倘畧存妬嫉。稍有嫌疑。便不能大道爲公。休休有容。如文子者。庶幾有大臣之風乎。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拳拳於一个臣之有容。其所以爲後世人臣勸至深遠也。而三代以後。媢嫉者益多。不亦

重負聖人立教之意哉。故人君欲擇羣臣。必
自擇大臣始。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一章書見用材貴得其當也。衞靈公是周
時諸侯。孔子以其彝倫不敘。綱紀不張。故嘗
言其無道。季康子因問曰。諸侯無道。必至喪
失其位。今靈公失德如是。何故能保其位而

不喪乎。孔子曰。靈公雖云無道。其用人一節。尚有可觀。如仲叔圉善於言語。即用之接待賓客。應對諸侯。則凡朝聘往來。不至失禮。而無啓釁召禍之事。如祝鮀熟於禮文。即用之專管宗廟。料理祭祀。則凡祀事精虔。神人胥悅。而得繫屬人心之原。如王孫賈長於武事。即用之任爲將帥。練習軍士。則凡守禦豫備。臨事無患。而免敵國窺伺之虞。假使此數人者。不能各用其材。此數事者。不能各得其理。

又何能保守此位哉。夫有人而不用。與無人同。用人而棄其所長。繩其所短。與不用同。今簡任協宜。相濟成美。其不喪宜也。夫以靈公知人善任。尚可以保國。況有道之主。得天下賢才而善用之。有不享太平而樂萬年者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此一章書。是孔子激人勇行也。孔子曰。士君子幹旋宇宙。必有一種淡沉含蓄之氣。方能實心圖事。不徒以誇衆聰聽自矜也。凡人之

出言甚易。力行最難。然行能踐言者。惟此羞愧之心。可以自勵。既知羞愧。惟恐名不稱實。便能勇於力行。若一意誇張。全不知恥。是不自揣其能否。言之既出。而欲踐之。蓋亦難矣。所以言之未出。當先勉其所爲。爲之既力。猶必踐其所言。不然。而高自稱許。徒作欺人之詞。其爲之也。不亦難乎。孔子非欲人緘口結舌。正欲人竭力有爲。故以愧悔之心。發其勇行之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即此意

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討罪正君臣之義也。陳成子。齊大夫。名恆。弑其君簡公。孔子嘗爲魯司寇。時已致仕。家居聞之。鄭重其事。沐浴齊

戒而朝於魯哀公曰君臣爲人倫之大節弑逆實天理所難容陳恆不道上弑其君請興兵討之時魯有三家之臣專權擅政哀公不能自主對孔子曰可往告夫三子即三家之孟孫叔孫季孫也孔子退而言曰弑君之賊法所當誅我雖致仕義難緘默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告其感嘆之意實有不能出諸口者因奉君命而往告三子以爲不可孔子曰齊有弑君之臣魯有討罪之義君臣大

倫。所繫甚重。我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亦吾盡吾心而已。蓋魯之三家。猶齊之陳恆也。孔子之告哀公。固知哀公之不能自主。孔子之告三子。亦知三子之必不允從。其始也不過披瀝以陳。其繼也不過奉命而往。終亦托諸空言。而不得。見諸行事。然而未誅不臣之身。已誅不臣之心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以純臣之道也子
路問人臣事君當何如孔子曰事君之道無
他惟誠與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盡其誠
凡進言宜力務使實意懇到內可質諸己外
可質諸人勿用詐用術而此中有所欺也自
是而上有明聖之君下無煩匡救之事豈非
厚幸乎然或未能無過則本此勿欺之一念
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諫諍引以向道
而塞其違心雖犯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

盡於此矣。夫未能無欺而欲犯。則犯由於矯飾。既能弗欺而不犯。則欺中於周全。二者實相須而亦相成。孔子豈獨告子路。正以立萬世事君之極則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心術之各殊也。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其初秖爭一念之公私。而其後遂各底其極。有大相懸者。蓋天理本自高明。君子

凡事必循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由是志氣清明知日求其精行日求其備勢不至爲賢爲聖不止其閱歷於高明之途而愈積愈上蓋上達者也人欲本自汚下小人凡事必徇人欲而不念夫天理之公由是志氣昏昧天良日益損邪行日益多勢不至爲狂爲愚不止其沉溺於汚下之途而愈流愈下蓋下達者也夫人惟一心心入於正則達向上心入於邪則達向下人品之不同祇視乎此故

治心之功。誠不可不嚴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學者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古今同此道。卽同此學。而學者之心。則各有別。古之學者。專務求於內。致知以窮乎理之原。力行以蓄乎德之實。所勉者皆眞實切近工夫。未能有得於己。不已也。旣能有得於己。尤不已也。此其心惟爲己者然。今之學者專務求於外。不必知之至。而止期足以見

其知。不必行之盡。而止期足以見其行。所尚者皆脩飾名譽之事。苟可以邀人之知。無弗爲也。即不可以邀人之知。亦無弗爲也。此其心惟爲人者然。蓋爲己者終必有以及於人。體全斯用備也。爲人者究未能有所得於己。鶩末必喪本也。豈古今人之不相及與。其用心各殊。而得力亦相反。此孔子所以深勉學者夫。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一章書見聖賢相契不在離合之迹而在學問之心也昔衛國有賢大夫蘧瑗字伯玉孔子至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伯玉使人來候問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與之坐而問曰進脩之事無窮夫子今日之所爲當不同於昔日也不識夫子何爲使者對曰凡人孰能無過貴有以省察克治之耳夫子戰

兢惕勵此中未嘗一日敢弛。一念之失必謹。一事之非必飭。誠欲寡其過耳。而人欲難於盡消。天理難於來復。日期寡過焉而嘗若未能也。夫欲寡過。則不自爲無過而克治嚴。欲寡過而未能。則不自爲己能而功脩密。非伯玉之賢。不能有此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有此心。是以孔子於使者旣出。而深贊之曰。其眞可謂使乎。其眞可謂使乎。嘉使者。愈懷伯玉矣。蓋聖賢爲己之學原無可自足

之時寡過未能乃伯玉日勵而不容自已之心也孔子之素所深信於伯玉者以此使者能委曲道之故不禁重與乎使也然則聖賢之相契無非學問之真豈猶夫世俗往來之末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章書是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也

曾子曰凡人心所用爲思身所處爲位思適安乎其位天理之公也思苟越乎其位人欲

之私也。是以君子即其見在所居之地。求其日用常行之道。如爲君臣則思仁敬。爲父子則思慈孝。爲兄弟則思友恭。貌言視聽則思肅乂哲謀。君子之心。惟安於所遇如此。蓋艮者止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知物各有其分。故思亦止於其分。世之憧憧往來。邪妄膠擾。而莫能自制者。其亦未審於愼思之義耳。故宋儒程子曰。人心不可有所繫。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正所以教人愼用其思。善用其心。以

全此虛靈不昧之本體耳。乃若二氏之說。非馳於幻妄而溺於有。則淪於空寂而墮於無。豈聖賢操持存養之正道哉。甚矣心學之不明。聖賢之憂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此一章書見君子黜浮崇實之心也。孔子曰。言易放則當恥。行難盡則當過。若使不懼其言之勝於行。而好爲浮誇。不欲其行之勝於言。而怠於踐履。是言之數多。而行之數少。求

其有所成就難矣。惟君子心存於慎言。以言爲恥。而不使有餘。心存於敏行。於行必過。而不使不足。又安患言不日損。而行不日積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與。蓋言行原未嘗不相因而見。始也斂言而行益篤。究也行至而言自從。人能以君子之心爲心。斯行可舉。而言亦無不可揚矣。虞廷敷奏以言。必明試以功。孔子聽其言。必觀其行。職此意也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道愈高而心愈歉也。孔子曰。道體無窮。非身歷之。不知其事之有難盡也。君子之所以爲道者三。而我則無能焉。三者維何。一在於仁。仁者理勝而私欲盡去。凡窮通得失。舉不足以動其心。未嘗無可憂也而不憂。一在於知。知者識勝而事幾能晰。凡是非邪正。舉不足以蔽其心。未嘗無可惑也而不惑。一在於勇。勇者氣勝而剛直常伸。雖

當上六任赴大難舉不足以屈其心未嘗無可懼也而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君子仁知勇之道然也而我皆無能其敢不自勉哉究之道造其極斯能者益忘其能維時子貢曰此特夫子之自謙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仁知勇之道豈眞有未能者乎葢道至聖人而自視彌歉學至賢者而所見甚親學爲君子者惟常存此歉然不足之心則其於道也庶幾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一章書見學者當以自治爲先也。子貢乎日。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不可謂非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疎於內矣。故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爾能方人。其亦賢乎哉。蓋惟自治有餘。而後得以暇及於人耳。若以我自審。方慮義理無窮。雖日孜孜焉而有未逮。又何暇較量他人乎。凡人之爲學。終其身無可已時。卽終其身無有暇時。以孔子之

聖而猶自謂不暇。則凡有志於學者。其孰有暇時耶。於此知學至聖人。而其功愈專。希聖者可以勉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爲學者當反己以自脩也。孔子曰。凡人往往急於求人。而緩於求己。常患名譽之不著。而不患德業之無成。不知知存於人。非己所得而主。其或不知。不足爲患也。若夫學焉而不能窮其理。行焉而不能

踐其實我所見知之處反之於心而莫可自信是則所當患爾蓋知與不知存乎人於己何與能與不能存乎己於人何與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賢眞切爲己之學固如此彼汲汲於聞達者重外而輕內也其能事亦可槩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之用察爲明也孔子曰人之於己未見其事之欺我也而設一意

以迎之。是謂逆詐。未見其心之疑我也。而設一意以度之。是謂億不信。有人於此。其居心也以正。其接物也以誠。於凡人之詐者。不逆料其詐。人之不信者。不億度。其不信。然或不逆不億。而受人之詐與不信。以致墮人之奸。即非眞能鑑物。而物無遁情者矣。乃其視詐與不信。無不有以見其隱。不煩推測之方。而自有洞鑒之識。抑亦誠能先覺者。是非心體淸明。而燭事幾。晰義理。未易臻此。可不謂賢

乎。蓋不斷生於不明。明自無所不斷。不明生於不誠。誠自無所不明。然非有誠正格致之功。亦何能本體光瑩。先知先覺如此乎。故曰至誠如神。又曰。聖人齊戒以神明其德。蓋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表裏始終。自然通貫。豈術家射覆恍惚揣摩之說耶。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也。昔孔

子欲行其道周流列國當時隱士有姓微生名畝者謂孔子曰行藏各有其時人不我知亦聽之已耳丘於列國何爲如是栖栖然依戀而不舍與世之有心干寵者往往專事口給以希遇合今無乃習爲便佞而取悅乎孔子曰君子立身行己期合於道必欲以佞爲逢時之計丘則何敢獨是守拘滯之見以隱遁爲高而果於忘世此則固執不通而我之所深疾也其何忍置斯世於度外耶蓋凡事

以中道爲歸佞以悅人與固以守己皆非中也若使盡如微生畝者雖不至於佞而未免於固天下亦安賴有聖人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尚德之論也人之重君子者以才而其所以稱君子者以德猶馬之爲驥者以力而其所以稱驥者以德是以孔子曰馬而以驥名亦知其所由得名之故乎驥之能存乎任重而致遠則力安可少也然使

僅有其力而難於控御更不免於蹄齧是無其德矣何足爲驥乎故稱驥者不稱其有馳驟之力而稱其有調良之德也即一驥而其重在德有如斯矣天下之必有賴乎德者獨一驥乎哉蓋君子之才與德原缺一不可而德爲尤要有德者無才不如有才無德者有才不如無才無才之德不可爲德無德之才不可爲才所以元凱不失才子之名而共兜不在俊乂之列分合輕重之間用人者不可

不審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報施之道也。或人問於孔子曰。人情仇怨相尋。亦安有極哉。若能於人之有怨於我者竟忘焉而以德報。毋亦忠厚之道耶。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畧怨而報以德非不厚也。但於我所怨者。而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宜

若更無可以報德者矣。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自各有道。必也於我所怨者。去其平日之怨。而惟處之以直。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一準乎理之自然。而不以私意行乎其間。是則雖曰報怨。而未嘗害其爲公也。至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報之。彼之施於我者固重。而我之予乎彼者亦不輕。此報德之道則然也。而豈可漫以報怨哉。蓋凡事在不失其中。或

人矯枉之過。聖人持理之平。必如孔子之言然後德怨之報。各得其當。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知發子貢也。孔子道德高厚。其用心得力之處。原不求人知。而人亦不易知。故發歎曰。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曰。以夫子之聖。宜無有不知者。何爲

而人皆莫知子也。孔子曰。欲人之知者必先有以異於人。而後可以知於人。若我之所爲其何有異焉。窮通出於天也。用舍出於人也。我無不順而受之。遭時之窮而不得於天。則責之於己。而不怨天。値時之舍而不得於人。則反之於己。而不尤人。但知黽勉於天理之常。致力於人事之近。凡所當知者。必求其無不知。所當行者。必求其無不行。祗日從事於下學而已。乃積累既深。自然知日精而行日

進漸達於理之上者焉。初何嘗甚異於人哉。
惟是心存爲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
之中。能知我耳。人之所以莫我知者。正在此
也。蓋子貢平日求知於外。未嘗從心體切實
用功。孔子故爲此言。以啓其心悟之學。學者
誠能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則自有與天相合
之原。雖人不我知。奚足患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此一章書見人當安命而不必尤人也。昔子路仕於魯為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譖愬子路於季孫。季孫聽譖言而疑子路。魯大夫子服景伯懷不平之心。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路固將因伯寮之愬而不無惑志矣。譖邪安可聽其害正。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正其罪而明其誣也。

孔子聞而曉之曰。君子豈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廢。莫不有天焉。其爲道之將行也與。則動與世合。是命之通也。其爲道之將廢也與。則動與世違。是命之窮也。行與廢皆由於命。則由今日何獨非命。使命而得行。寮必不能使之廢。其因寮而廢者。即命之當廢耳。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可也。審乎孔子之言。見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凡得失毀譽俱當置之度外。但孔子不言命。

而於彌子瑕則曰有命。於公伯寮則曰命也。蓋不欲以行廢之權歸之讒諂之人爾。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世道之衰也。孔子曰。天生賢者。本爲世用。而賢者亦無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豈樂於辟哉。無如時不可爲。則不得不潔身引去。而以辟全其身矣。大約時之所遇不同。而所以爲辟之由各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隱居不仕。終其身辟而不出者。其次有

見此地無道則辟而適於他邦者其次有見其君禮貌既衰而辟色者其次有與其君議論不合而辟言者凡此皆因乎時之當然而然者也夫辟豈賢者之心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蓋有大不得已者也孔子之在春秋轍環幾遍而道終不行宜其海濱老矣然辟地辟色辟言而卒未嘗辟世蓋聖人之於世固有不忍漠視者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憂時之意也孔子曰君子之出處視乎其時時而盛則在野者常聚而升之於朝時而衰則在朝者常散而歸之於野我觀今日其作而隱去者盡已七人矣夫七人豈其無用世之思哉而何以高蹈遠舉如是其不少也夫國家之用人惟其賢而已故嘗得一二賢士遂足以成天下之治舉七人而羣隱焉則世道之降可知是以有國家者能使賢士効忠於朝而不至荒遯於野則

以幾於上治不難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一章書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昔子路從孔子遊。偶宿於石門之地。時有賢人隱於下位。而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來。子路曰。從孔氏而來。晨門曰。君子相時而動。可爲則爲。不可爲卽止。彼孔氏者旣知時事之不可爲。則藏焉已耳。而猶周流不倦。未嘗

一日忘情於天下。是非知其不可而必勉強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其勞甚矣。蓋賢者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定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未知道之無不可爲而不容已。乃以是譏孔子。聖賢之相越。豈不甚遠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忘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思以道濟天下。故周流四方。時而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適有隱士。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磬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之感往往托之樂音。隱士乃賢者。自能審音而喻其微也。既而譏之曰。何其鄙哉。識之不達而硜硜然堅確以守乎。君子進退。各因乎時。世莫己

知。則道與時違。斯潔身引去而已矣。凡徒步涉水者。見水之深。則衣下體之衣而涉之。見水之淺。則攝上體之衣而涉之。當厲而厲。當揭而揭。誠知深淺之宜也。用世者。乃不自度量。人不己知而不止。毋乃不如涉水者之隨遇而能通乎。孔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之言。其果於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無非爲救時之計也。若但獨善其身。置天下於度外。則亦無所難矣。而謂我能已乎。天下雖當

不可爲治之時。而聖人不忍聽其不治。蓋聖人與天地合德。視萬物爲一體。天地之生物。無不欲物之遂其生也。苟視斯民之饑寒。沉溺。而不急於遂其生。則非天地生物之心。即非聖人之心矣。故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彼苟賁者。何足以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

此一章書見古人居喪。既不廢禮。復不廢政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子張問於孔子曰。商書說命篇有云。商王高宗武丁。當商王小乙甍。居喪於諒陰。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語言。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安所稟令乎。書所云何謂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不分貴賤。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古之為君者無不皆然。禮君甍。嗣君居廬守喪。庶務難以親理。而又不

冢坐廢。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命於冢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冢宰以爲君裁決事幾。則輔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之生亂哉。大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誠如古居喪之禮。則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俾于道矣。後世賢如漢文。而猶有短喪之舉。其遺譏史冊不亦宜乎。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當以禮也。孔子曰居上

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於不知禮耳。誠使上之於禮。心誠好之。脩之於身。而視聽言動之必謹。達之於政。而教訓號令之咸當。如此則禮義以明。等威以辨。爲民者莫不安分循理。不待我之驅逼。而自樂於使令矣。此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然必爲上之人。眞心實意以好之。而後可。不然則因循儀節。不過虛文。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一章書是言脩己治人之要也。子路問爲君子之道當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敬脩其身而已。蓋無事則收斂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則點檢言行。使人欲不作。如此則身脩而德成矣。豈不可爲君子乎。子路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人己合一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

此感而彼通可以推之而安人矣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天下爲公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正己而物正可以推之而安百姓矣夫脩己以安百姓其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歉然不敢自以爲足也而謂未足以盡君子乎蓋敬爲脩己治人之要而亦學問徹始徹終之道千聖相傳不外乎此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興存亡皆於一念敬肆之幾決之君

天下者誠不可以不審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此一章書。是聖人惡人無禮也。原壤是孔子故人。素放蕩於禮法之外。嘗蹲踞以待孔子。孔子責之曰。汝自卑幼之時。則不知孫弟之道。及至長大。則無一善之可稱述。今又老而不死。徒足以傷風敗俗。爲民之賊而已。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蓋使之勿蹲踞也。聖人

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亦維持世道之一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小子之道也。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曰。此童子殆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與。孔子曰。

童子之禮當隅坐隨行。吾見此童子嘗居於長者之位也。又見其嘗與先生並行也。夫為童子而不守禮安分如此。則非能求益者。但躐等凌節。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傳賓客之命。觀少長之序。所以裁抑之。而非所以寵異之也。蓋聖門之教。固貴敏求。尤忌凌躐。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

論語下之三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貶道以苟容不因窮而失志也。昔孔子在衛。衛靈公以戰陣之道問

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少學禮。其於陳設俎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文事武備。宜無所不知。蓋以衛靈公不留心於治國之道。而汲汲以兵戎之事爲問。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是以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焉。此聖人之見幾而作也。既去衛而適陳。在陳國時。糧食斷絕。從者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慍怒。見於孔子曰。君子之人。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

孔子曰。窮通得喪。繫於所遇。君子蓋亦有窮時也。但君子則能以義命自安。而固守其窮。小人一遇困窮。則不能堅忍順受。而無所不至矣。此聖人之處困而亨也。孔子大聖人也。乃時君既不能行其道。又不能接以禮。致使一去於衛。一厄於陳。遭遇之窮困如此。則春秋之世運。尚可問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一章書言學貴乎知要也。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而於道之本原尚未能悟。故孔子呼而問之曰。賜也。汝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將謂我是多學而一一記識之。故能如此乎。子貢對曰。以賜觀於夫子。誠多學而識之者也。抑別有切要所在。而無事於此者與。觀子貢方信忽疑之間。可見其力學已久。進道有機。故孔子因而告之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事物雖多。其理則一。惟明

乎理之原。則自能盡乎事物之變。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者。惟一以貫之而已。可見學問之道。以明理爲要。而後世學者。率皆用力於記誦辭章。以誇多鬭靡。故以聖學論之則不精。以王道論之則無用。此皆逐末務外。而不知本實之過也。所以爲學圖治。必在知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欲學者求自得也。孔子呼

子路而告之曰。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眞也。今之人。知德者鮮矣。然則欲知德者。其惟躬行實體。而求其自得於心矣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帝治之盛也。孔子曰。自古人君致治者多矣。然皆不能無所作爲。而治也。若無所作爲。而天下自治者。其舜也與。

蓋舜承堯之後禮樂法度皆已具備在廷諸臣。如九官十二牧文皆有賢聖之才。以分任之。所以爲舜者。但見其率由而不改其舊。分命而不尸其功。夫何所作爲哉。不過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蓋舜之德盛。故其化神。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紹堯得人也。可見爲人君者。必有法祖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必有求賢之勞。而後可以享任人之逸。試取所謂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與所謂恭己無爲云者。合而觀之。而後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極者。誠度越乎千古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此一章書見立誠爲制行之本也。子張問人必如何。然後在在皆可通行而無礙乎。孔子

曰人唯至誠乃能感物誠使所言者皆發於衷符於事而忠信焉所行者皆無浮薄無放肆而篤敬焉則雖蠻貊之邦素不相知者一誠之孚無所不格亦可以行之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虛僞輕薄之人也雖州里之近其可以行乎哉然此忠信篤敬非他乃吾心之誠也吾心之誠本有炯然不容自欺昭然不可自昧者必也時時刻刻警覺提撕如立在此處則見此忠信篤敬參於吾

之前或在車上則見此忠信篤敬倚於車之衡蓋惟其存之也密故心目之間如或見之若此則誠積於心發於言行之際以之動天地格鬼神無所不可又何不行之有哉子張聞孔子之言即書於大帶之上蓋欲時時接於目而省於心也其佩教誠切矣夫制行以存誠爲要而存誠以省察爲先念慮之間乃言行之本省察其念慮之微以達於言行之際則眞意感乎表裏通貫雖豚魚可格而況

於人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衛大夫以風有位也。史魚蘧伯玉皆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之爲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勢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惟史魚當邦家有道之時危言危行。如矢之直。即當邦家無道之時。

亦危言危行如矢之直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豈不可爲直乎君子哉蘧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出處進退之際必有不能盡當於理者惟蘧伯玉則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出而仕焉以行其志當邦家無道是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即卷而懷之以善其身卷舒行藏因時合理豈不可爲君子乎夫人品不同故臣節有此二者爲國家者上之當求出處合義之人其

次則骨鯁直行之士亦不可少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一章書見言語當因人而發也。孔子曰。人之品詣不能盡同。而我之語默貴當其可有如其人造詣精深事理通達是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不與之言則是無知人之明豈非失人乎。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是不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強與之言則是輕於

發言。豈非失言乎。惟智者窮理知人。權衡素定。故可與言則言。不至失人。不可與言則不言。亦不至失言也。夫言者。君子所賴以開導乎人者也。必以誠而能動。亦必以明而能審。明以審之。則發皆中節。誠以動之。則聞者格心。即至於臣子之感悟君父。亦莫不由乎此。故不可不謹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一章書。是言仁爲固有之良。不可以生死

利害而變也。孔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事有適遭其變者。貪生畏死則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當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斷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蓋仁爲人立命之根。全之則雖死猶生。失之則雖生猶死也。然求仁必先於去欲。無欲則身命猶可舍。而况於富貴功名之末乎。彼蓋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計。而患有所不避也。國家

欲得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在於親師取友也。子貢問爲仁之道當如何。孔子曰。爲仁固是一己之事。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是則百工亦有所資。況於爲仁者乎。

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必執弟子之禮以事之。則此心有所嚴憚。而不敢放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必以交游之禮而友之。則此心有所觀感。而不至怠惰矣。仁不於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相與講磨道義。熏陶氣質。則聖心日純。聖德日進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一章書是論王道而歸之慎獨也。顏淵問爲邦之道。孔子曰。治道必斟酌盡善。然後無弊。故以正朔論之。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欽昊天。所以授民時。建寅則於民事爲切。故必行夏之時焉。車輅之制不同。然輅宜質也。殷之木輅。則質而得中。故必乘殷之輅焉。冠冕之制不同。然冕宜華也。周之冕旒。則文而得中。故必服周之冕焉。樂之

音容代各不同然樂以象德有虞之德最盛大韶之樂最隆故樂必用韶舞焉此皆禮樂法度斟酌盡善之道也然而心術之間尤不可以不謹如鄭國之聲則宜放棄之邪佞之人則宜遠絶之蓋鄭國之聲淫聲也不放則蕩人心矣邪佞之人傾側危殆不遠則覆人邦家矣可見王道之要歸在於謹獨必使主志清明君德純粹不邇聲色不變邪佞然後可以損益百王而立無弊之道孔子告顏淵

之言。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一章書。言人當思患預防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事機無定。人不可安於其近而忽乎其遠。如几席之間。目前之事。近也。四海之隔。萬世之遙。遠也。然人慮不周於四海。則患即伏於几席之間。計不及於萬年。則禍即藏於目前之地。何則。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見幾而預爲之謀。則永永無患。不然。則憂至無

日也古之帝王不下堂階而周知天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能爲遠慮者也然所以能爲遠慮必由於見幾之明欲其見幾之明又必由於窮理致知淸心寡欲察乎天命去留之靡常人心向背之難保是以朝乾夕惕戰戰兢兢雖欲不思患預防而不可得也聖人之言垂戒遠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德也孔子每

以好德望人。至此復歎曰。今人於己之德或始作而終輟。於人之德或外慕而內疎。好之極其誠而如好色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言此。蓋深有望於天下。而反爲絕望之辭以儆之也。先儒有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故大學言誠意欲其好善如好色。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苟能於德之在己者究其當然。而進脩不懈。於德之在人者察其本末。而向慕無已。知之既深則好之自篤。故世

之好德者少。以知德者鮮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責臧文仲之蔽賢也。臧
文仲魯國執政之卿。柳下惠魯國賢人。爲士
師者。孔子曰。爵位以待賢才。乃朝廷之公器。
非一人所得私也。故唐虞之臣。更相汲引。不
爲比周。成周之廷。互相推讓。不爲標榜。即至
春秋時。齊鮑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度德

量才。甘居人下。皆從國家起見。不私其身。若我魯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而陰據之者與。何也。君子居位。不但自求稱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襄國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是有德賢人。不肯舉之共立於公朝。蓋恐柳下惠進用。形己之短而奪其位也。揆諸以人事君之義。豈是如此。非竊位而何。蓋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後世人臣。當以薦賢爲務。蔽賢爲戒。而爲人君者。亦宜如古之帝王。使進賢者蒙上

賞。蔽賢者受顯罰。則才俊充庭。而國家乂安矣。孔子賛公叔文子。而譏臧文仲。誠以薦賢爲國。大臣之道當然。乃後世媢嫉者多。而休容者絕少。此治道之所以不古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遠怨之道也。孔子曰。世人急於自脩。而又畏人好脩。故其責己也常輕。其責人也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惡也。誠能於己身之過。痛自咎責。不肎輕恕。於他人

之過。雖亦竭誠規正。卻不失之太苛。厚於責己。則身無不脩之行。薄於責人。則人有樂從之意。雖非有意遠怨。而人自然無怨矣。古之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人主誠欲聖德日新。人情悅服。曷可不以此爲法。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慎思也。孔子曰。天下凡事皆有義理。必熟思之。而其義始精。必審

處之。而其理始當。使於臨事之時。不能反覆裁度。心口相語曰。於義理當如之何。當如之何。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矣。此等人率意妄行。是非利害有所不顧。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且奈之何哉。是以古之君子。窮其理於無事之先。察其幾於有事之際。虞書所謂惟幾惟康。商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者。此也。謀國者其念之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一章書是言損友之爲害也。孔子曰。君子講學以會友。取善以輔仁。然後道明德立。有規過長善之功。無善柔便佞之患。若與衆人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口不道詩書。而惟以游談詼諧爲相親。語不及道義。而惟以挾數任術爲能事。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長於中。行險僥倖之機。習熟於外。欲求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矣哉。古之聖王處士於庠序。而董以師儒之官。斥去憸邪。不使見惡行。

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而無上習不端之患也。不然。子衿佻達。言偽行堅。日中於士習而莫之救。風俗日漓。人才日壞。其所關繫。寧淺鮮耶。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一章書見成德之人。乃可以成天下之務也。孔子曰。天下之務。有當然之理。有自然之勢。苟識見不定。涵養不深。未能期於盡善也。

所以君子事無論大小。惟要諸義以爲質。乾一人而具天下之謀。一日而存百世之慮。其擇善定見爲何如者。而正非徑情而直行也。義之中。自有不可紊之節文焉。禮以行之。又未可自是而輕物也。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讓焉。孫以出之。且未可矯於始而怠於終也。義之中。自有眞實而堅忍之志焉。信以成之。夫既義以爲質。原未嘗有輕於圖功之心。而又衆美兼備。并非徒存好義之名。以此處

事何事不宜以此濟人何人不賴非成德之君子烏能如此哉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以是爲法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爲己之學也孔子曰今之學者每以人不己知爲病君子則不然其所病者惟是道德無所成才器無所取庸碌無能斯爲切身之患耳至於人不己知於己何與於人何尤君子不以爲病也蓋自脩之道

原貴實不貴名。有能而求知於人。其心術已壞。況無能而求人之知其爲虛僞。可勝道哉。君子反求諸己。唯務闇脩。而誠中形外。則終有不可掩者。故學問以求實爲要。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名爲教也。孔子曰。君子爲己之學。初非有意於名也。然名者實之賓。未有道明德立。而名譽不彰於天下者。若自少至老。盡一生而不見稱於人。則其無爲善

之實可知。此此君子之所疾也。君子非疾其無名也。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蓋三代而前。唯恐好名。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好名而後自脩。人之常情也。聖賢維世之意。帝王御世之權。豈外乎此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人必有所用其心。而人品即於此分焉。君子凡事皆反求諸己。如學問闇脩之功。惟求

自慊於心。即獲上信友之事。必不由他途而進。蓋兢兢然恐闕失在己。而未嘗自寬也。若小人凡事妄求諸人。德不加脩。而違道以干譽。情偶有拂。而任私以推怨。蓋戚戚焉責備於人。而未嘗自反也。夫求諸己則可以成物。求諸人。適足以喪己。均一求也。而君子小人懸殊如此。衡品者。其不可以不致辨也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持己處衆之得宜也。孔

子曰。人之立品。尚嚴毅者。最不易得。然或自視太高。責人太詳。每至於乖戾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禮法自持。惟恐一言一動之偶詭於正。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爭之有。人之度量。能休容者。最不易得。然或包荒是務。瞻徇爲心。每至於阿私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寬厚待人。惟期天下國家之共偕於道。可謂羣矣。而未嘗以情徇物。何黨之有。蓋矜易隣於爭。羣易流於黨。唯君子性情學問交

底於至。所以各得其正而無弊。天下所以賴
有君子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聽言審而取善弘也。孔
子曰。任天下事者係乎人。議天下事者存乎
言。使人與言兼善。豈非君子之至願哉。而不
能盡然也。其言雖有可采。而其人尚未可信。
若以敷奏之工。即加以車服之庸。則天下之
飾言以求進者多矣。君子則但取其言而已。

不以言舉人。其人雖無足錄。而其言則確有可聽。若以狂瞽之名槩任其嘉言之伏。則天下之飾貌以求容者多矣。君子則姑置其人而已。不以人廢言。總之。君子操用舍進退之權。全無私意存乎其間。爲天下得人。不妨詳於責實。爲天下求言。不妨寬於論過。所以師濟在位。而蹇諤成風也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守約之學也。子貢問曰。天下之理雖無窮。必擇其要而後可守。有一言之微。為衆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終身奉行者乎。孔子曰。理莫備於一心。執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欲求終身可行。其必恕之一言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之事。即勿以施之於人。不求人心之合。而祗求自心之安。此即所謂約而可守者。寧不可以終身行之乎。可見聖賢學問先戒偏私。帝王功用。

首重絜矩。誠以恕之一言而推行之。則大道爲公之世也。豈僅勉賜而已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無私好惡也。孔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毀譽者。一人之私也。吾之於人也。非不稱人之惡。然人之惡如是。而吾之稱之也亦如是。未嘗過其實也。於誰而毀乎。非不揚人之善。然人之善如是。而吾之揚之

也亦如是。未嘗浮於眞也。於誰而譽乎。夫毀固不免於刻薄。而譽或不失爲忠厚。然卽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非妄爲誇許。務使當之者無愧。聞之者見信。爾譽且不敢輕易。又何況於毀乎。凡此者。非吾之私心也。正以斯民也。旣稟天理之公。又被先王教化之澤。是則公是。非則公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吾焉能枉其是非之實。而容私意於其間哉。蓋天下有善惡。自不能無好惡。然好惡之過

反不足以爲懲爲勸。不若因物付物者。乃爲大公至正也。以此而操賞罰之權。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此一章書見聖人革薄從忠之思也。孔子曰。世道之汚隆。人心爲之也。乃人心之變。有日異而歲不同者。試舉一二事觀之。方我生之初。古道猶存。爲史官者。或聞見未眞。考據未

確。即闕之而傳疑焉。未嘗任私意爲筆削也。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人而共乘焉。未嘗挾所有以驕吝也。乃今則不然。果於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眞。專於自私者。畧無公溥之意。吾不意人心風俗之遞至於是也。蓋運會之日降。由於教化之不明。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一章書。是聖人示人以聽言處事之法也。

孔子曰。凡言之有理者。不過平正切實而已。乃有巧言焉。或爲輭美以取悅。或爲新奇以驚世。若誤聽之。必至是非顛倒。眞僞混淆。適足以亂德而已。至於謀大事者。必有忍其乃有濟。乃或以小利而輕動。以小害而輙阻。而不少忍焉。則不世之功。或敗於一朝之忿。非常之患。致牽於姑息之私。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衆言當前。取舍動關主術。萬幾在御。顰笑即繫國謀。苟非至明至

斷焉能肆應咸宜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好惡之眞也。孔子曰。好善惡惡者。人之情也。而偏私附會者。正復不少。乃有人焉。衆人皆惡之矣。夫何惡之之多也。苟非大奸巨慝之人。即或高世遺俗之累。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眞有可惡。方可同惡。不然。何敢從衆而蔽善也。有人焉。衆人皆好之矣。夫何好之之多也。苟非眞才實學之

士。即或沽名釣譽之流。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確有可好。方可好。不然。何嫌違衆而市恩也。蓋衆論偶然相符。惟公論久而後定。於此加察。則孤立者不患乎無助。而朋比者難逃於洞觀。人才之消長。悉關於此。可不慎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任道也。孔子曰。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道之實理。則備乎人。人之求道者。往往謂我能是。是亦足矣。不知人力

不至。而道體亦狹。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參贊位育。雖道之量固然。而實人之功為之也。人能弘道。豈道之自能弘人哉。總之私欲未盡則本體不完。功用未全。則德量有缺。有斯道之任者。甚不可自諉。以負上天賦畀之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望人改過也。孔子曰。凡人日用之間。不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若覺而即悔。悔而即改。尚安得謂之過耶。惟夫過

而不改。或跡未顯而倖人之可欺。或事已彰而遂非以自飾。因循畏憚。究不自新。則無心之差。反成怙終之失。偶爾之誤。遂貽生平之尤。是乃謂之過矣。豈不可惜哉。所以古之聖人。不驁無過之名。而貴改過之實。舜。聖帝也。而有予違汝弼之戒。湯明王也。而有改過不吝之勇。豈非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警人徒思之弊也。孔子曰。精微之理。非深思不能入。而徒思亦未可據。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一意於思矣。此時之鑽研。不可謂不耑也。然畢竟徒索於空虛。而於道終無所得。蓋甚無益耳。不如好古敏求。致力於實學者。爲足以啓聞見而益脩來也。夫思原不可廢。但思而不學。則用其心於無用之地矣。此愼思篤行之功。所以兼貫而不可偏恃也與。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一章書見求道之不可以已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謀。而知要者必推君子。君子之所謀者。惟在乎道。朝夕斂求祗期有得於身心。至於食之有無則不暇計也。蓋嘗觀農夫之耕也。本爲求食。而或年歲不登則無所得食。不求餒而餒在其中矣。君子爲學。本爲謀道。而至道明德立。則見用於時。不求祿而祿在

其中矣。可見皇皇求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務。君子所以憂道之不得。恐無以成己而成物。豈憂貧之難安。而僅干祿以速富哉。然則朝廷詔祿養賢。原以寓激勸之典。君子程功受祿。方可免尸素之譏。若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斷非載道之器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德望人也。孔子曰。天下之理。固自無窮。而君子之學。務求其備。今有人資質明敏。學識淵通。於身心性命之理。脩己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勿失。念茲在茲。亦何至有初鮮終。既得而復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爾私欲間隔。是始而得之者。終必失之。亦何益乎。所以見道既眞。體道尤貴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

德之脩於內者既全矣乃於臨民之際或容不莊而失之慢貌不莊而失之佻是在己已無居尊之體民將誰敬乎所以在內者既純在外者更當謹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涖之是內外之間其德交底於純矣然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義理之節文則民徒有作肅之心而不能臻夫風動之美亦豈得為盡善乎所以學無止境必至於盡善而後已也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一有

未純。卽爲全德之累。此體道者貴乎日進。豈
可以苟有所得而自足耶。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任人之法也。孔子曰。天下有
君子。卽有小人。其人品原自不同。而材器之
異。更有迥然不侔者。如君子所務者遠大。而
不屑於細微。若止以一才一藝試之。則將無
以見其長。不可也。惟夫大艱難。大利害。則君

子之德器足以勝之。材識足以理之。此乃其可任者也。至小人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則必不能勝其任。不可也。惟夫效一官。辦一事。則彼之智計足以籌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君子小人之不同蓋如此。要之大受之器多厚重。而小知之才多便捷。若厚重者而以爲庸碌之流。便捷者而以爲俊傑之士。將恐用違其材。而所關者非小也。此正心窮理。斯爲鑒

别之良法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人不可須臾離仁也。孔子曰。仁之理與人相親。水火之功與人甚切。故凡具此生而爲民者。但知水火爲養生之具。有甚於仁。抑知仁爲人之本。必乃人之所以爲人者更有甚於水火哉。蓋水火雖足以養人之生。而亦有時傷人之命。如蹈水而溺。蹈火

而焚。吾嘗見有死者矣。若仁則統四端兼萬善。終食之間可蹈也。造次顛沛亦可蹈也。仁者恆安。仁者必壽。亦安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甚切於人。過於水火。乃人於水火則不能離。而獨於仁則違之者何居。仁。人之安宅也。曠安宅而弗居。豈不重可惜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一章書是勉人勇於爲仁也。孔子曰。仁乃心之全德。存諸己而無假於人。所以擔當是

仁者全在一心勇往無所退避則仁始爲我有而無搖奪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子於師宜無所不讓若仁爲己任乃吾所自有者而自爲之原未嘗爭於師又何必讓於師耶師且不讓他人可知矣蓋仁者人所同具之理苟能用其力焉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一心任理而無所私也。孔子曰。人之爲學固貴能守。然亦不可不辨焉。有見理明而守之不易者貞也。乃天下之公也。亦有執己見而必不可移者諒也。是一己之私也。人惟察理不明。體道未眞。故以諒爲貞者往往有之。君子則以精一之學。爲不拔之操。上而立業建功。下而出言制行。雖萬變紛然。要皆合乎時措之宜。而歸於至當之則。未嘗偏執意見之私。而不達夫權變之理

硜硜然守之而不易也。君子之爲君子者蓋如此。故欲爲君子者。必當於其貞者求之。若以諒爲貞。則執一己之小信。而害義理之大公。如王安石之徒。非明鑒與。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一章書。是言爲臣者。當以純心事君。而不可有冀望之私也。孔子曰。人臣事君。尊卑雖有不同。而分內當盡之職。則爲事。朝廷分給之祿。則爲食。事之與食。原相因而至者。但人

多以食爲重。而反以事爲輕。於是利祿之念動於中。而朝夕營謀。皆其身家之計。其於職分之所當爲。竟付之不問。甚而患得患失。皆由此而起。若純臣之心則不然。於職任之事。惟一心敬謹以辦理之。如上而論道經邦。下而分猷宣力。或官守。或言責。但思脩其職而効其忠。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一念寅清。無所繫戀。卽國家詔祿有典。直以爲後而不遑計矣。蓋所敬在事。則其心專。所後在食。則其心

一。惟專惟一。則事君之外。皆無所用其心。以之亮天工而凝庶績。亦何難之有哉。此誠可以為萬世人臣法矣。不然溺職曠官。素餐竊祿。即幸免譴斥。如清夜何。如清議何。為臣不易。所當取而深思之也。

子曰。有教無類。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立教之公心也。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同。而氣質不無或異。故有智即不能無愚。有賢即不能無不肖。然存乎人者

雖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而君子教人。惟知大道爲公。無一人不在裁成之內。初何嘗因其等類。而有所分别耶。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於變時雍遂咸歸於甄陶之內。此作君作師。誠無二道也與。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此一章書是辨道術以正人心之意也。孔子曰。人之存心制行。紛然不一。有善則必有惡

有正則必有邪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如人之欲謀議者或籌畫國事或講明學術必得同道之人而始有濟若夫道不同者心術異尚意見參差此以爲是者彼必以爲非此以爲可者彼必以爲否即終日議論訖無成功甚矣不可與之相謀也要之大道著則異端自消正學明斯邪說自熄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斯爲一道同風之盛與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示人脩辭之則也孔子曰凡人存之於心者則爲意而宣之於言者則有辭蓋辭以達意非求多於意之外也自夫以富麗爲工浮靡相尚者或極力鋪揚而眞意反晦或過求華藻而本指不明殊無益也抑知辭也者止取達意而已無餘事耶蓋周末文勝辭命特其一耳孔子質切言之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無往而非仁也。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古者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耳能審音也。昔有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進。方其及階。遂告之曰階也。蓋恐其不知升也。迨至席。又告之曰席也。恐其不知坐也。及與衆皆坐。復告之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問答失所向也。當

時及門之人。凡於孔子言動之間。無弗留心體察。於是師冕出。而子張問於孔子曰。一師耳。夫子乃周旋詳悉如此。凡與言者。豈亦道固如是與。孔子告之曰。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與言者。固此道也。可見聖人之心。無往非仁。況不成人之在前。而有不動其矜恤之意耶。推之而老安少懷。俾萬物各得其所。亦猶是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此一章書見聖人正名分以維魯也。顓臾。伏羲之後。魯附庸也。季氏貪其土地。欲舉兵伐之。以魯臣而取魯君之屬國。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權。無魯實無周矣。時冉有季路皆爲季氏家臣。因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

事於顓臾。蓋與謀而心有不安。欲探孔子意之可否。以爲行止也。是時二子同仕季氏。而冉有則嘗爲聚斂。能得季氏之心。故孔子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凡當無事之時而忽起兵端。則與謀之人。不能無罪。今顓臾之事得非爾協贊之過與。況欲加兵顓臾。夫亦未知顓臾耳。昔周先王懷柔百神。乃封彼於東蒙山下。以爲祭祀主。非盜竊名器者比。不可伐也。且在我魯封疆之内。非敵國外患。不必伐

也。況附庸於魯爲公家之臣。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不當伐也。夫伐人者。須有隙可乘。而師出者。必有言可執。今顓臾之伐。將以何者爲名乎。此孔子欲正名分。故言之嚴正如此。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此三節書。是冉有欲謝己過。而孔子切責之

也。冉有因孔子責己。知伐顓臾之非。乃因而自解之曰。顓臾之伐。乃出於我夫子季氏之意。吾二臣者。皆不願有此舉也。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爾既身與其事。豈得歸咎於人。昔良史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能布其力而無稍靳。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忝。若既無以贊成其美。而又無以匡救其過。是不能陳力矣。卽當止而不仕。避而去之可也。豈仍可靦顏就列乎。如瞽者有相。以其能為扶持。得無傾危

顚仆之患耳。若危而不能持。顚而不能扶。則有相而與無相同。亦將焉用彼爲哉。今汝爲季氏之臣。而不能匡救其失。與彼相又何異耶。且爾以顓臾之伐。非爾所欲者。此言過矣。譬之虎兕。猛獸也。羈之於柙而不令出。龜玉重寶也。藏之於櫝而無使毀。此典守者之責也。若虎兕出於柙之外。龜玉毀於櫝之中。則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今汝爲季氏用事。猶典物者之不容諉也。既不能諫止其失。而反以

不欲爲解其罪將欲誰諉乎。孔子之切責又

如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此六節書。是孔子因冉有之飾辭。旣喻之以
理。又曉之以禍福也。時冉有不能置辨。乃又
強辭以對曰。季氏之欲伐顓臾。非有他故。以
其城郭完固。與己之費邑相近耳。夫彼固則
難於攻克。而地近則易受侵凌。倘失今不取。
則滋蔓難圖。後世必爲子孫害。蓋彼爲子孫
計。是以欲伐也。冉有此言。是不惟自解其責。
而且飾季氏之過。故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

凡人貪得無厭。皆欲必爲之。今季氏之伐顓臾。是其欲之也。今卻舍其貪得之情。而以子孫爲辭。豈非君子所疾哉。夫季氏之患。亦特患寡與貧耳。丘聞之。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不安。蓋所謂貧者。乃起於不均耳。若上下之間。皆得均平。則各收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貧之有。所謂寡者。亦由於不和耳。若上下均

乎。共相和睦。則在此不求有所增。在彼不知有所損。何寡之有。惟均與和。則未有不安者。名分既定而無所疑。嫌隙不起。情誼相屬而恆相保。禍亂潛消。又何傾之有哉。夫爲國而至無貧無寡無傾。則內治既脩。外患自息。近者悅而遠者自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勞師動衆。用武力以追之也。但當脩其文德。廣布教化以懷來之。及其來而歸也。亦惟不拂其情。不易其俗。使之相安則已耳。亦何嘗利其

所有耶。丘之所聞者蓋如此。今由求輔相季氏。吾意平日之所規諫者。必在力求均安。臨事之所匡救者。必在增脩文德。乃外而遠人不服。既不能來。內而邦家分崩。又不能守。舍此不謀。而與之謀伐顓臾。是動干戈於邦內也。夫季氏以固而近費。豈非以顓臾爲憂耶。不知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亂將作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可不醒哉。按是時四分魯國。季氏之不臣甚

矣故孔子責由求之長惡反覆篤切如此其所以正君臣之分而杜僭竊之萌者嚴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一章書乃統論天下之勢而見大權宜歸於一也孔子曰天下之治亂視乎天下之大

權。權在上則治。權在下則亂。蓋不爽也。我思天下有道之時。世際昌明。體統不紊。君主治於上。臣奉行於下。故禮樂以致天下。征伐以威天下。皆操於朝廷。自天子出焉。雖諸侯不得僭也。若夫天下無道。乃時當昏暗。名分不明。政柄皆移於下。而威福不由乎上。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焉。雖天子莫能主也。夫禮樂征伐而自諸侯出。則於理逆矣。大抵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

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大夫矣。至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大約不越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大夫既可以效諸侯。則陪臣亦可以效大夫。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陪臣矣。夫禮樂征伐。乃天子之命也。逆自諸侯與大夫出。則竟成侯國之命矣。至是而陪臣執之。其逆理愈甚。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勢必爲他人所奪。而權又不在陪臣矣。總之天

下無道則僭亂紛起權勢不歸於一耳。若天下有道則。乾綱獨攬。凡政之行於天下者皆出自天子。彼諸侯且不得與。寧有下而在大夫者乎。然大權在上非徒以勢服人也。蓋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張弛各當。在大小臣工。固無弗遵守成憲。即彼庶人。亦惟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無有從而非議之者。議且不敢。僭亂者又何自而起乎。蓋人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尊。名分不可以一日不正。積漸

陵夷。太阿倒置。爲患何可勝言。故當時君弱臣強。下陵上替。孔子目擊時事。遂穆然興有道之思。雖以致慨。亦以致望也。後世若漢之閹宦。唐之藩鎮。宋之權奸。明之婦寺。皆始於人主優柔姑息。遂養成積重難返之勢。乾綱解紐。國祚隨之。良可爲之浩嘆。大易之指謂君德貴剛。噫。剛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一章書是專論魯事。以見大夫專政。五世希不失之意。孔子曰。從來盛衰之理。相爲倚伏。故國賦不可以久侵。而國柄亦不可以久竊。以下陵上。終非長久之道也。如我魯自文公薨。公子殺子赤而立宣公。於時三家始盛。國之賦稅。皆不入公室。而入於私家。歷成襄昭定。凡五世矣。當公室既衰。政遂下逮於大夫。自季武子專政以來。歷悼平桓。文四世矣。夫彼擁賦稅。操政權。豈不以爲世世可以安

享。乃及今觀之。陽貨已執桓子。而公山弗擾。又以費畔。可見僭竊之事。斷無不敗之理。宜乎三桓子之子孫。微弱而不振也。所謂自大夫出。而五世希不失者。不信然哉。蓋孔子雖論魯事。亦以見權臣之僭亂。終歸無益。後世亂臣賊子。敢不旋踵。前後一轍。然則聖人之言。誠萬世之龜鑑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一章書見取友之當愼也。孔子曰。人之成德。雖存於己而亦資於人。故友道不可不重也。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友之而損我者亦有三。所謂益我者。一曰直。乃言語直切。不事回護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攻吾之過而遷於善。一曰諒。乃誠實無僞。表裏如一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消吾之僞而進於誠。一曰多聞。乃博聞廣覽。多學多識者。於此友之。則可以廣吾之知識而進於明。凡此皆益於我者也。知

其益我則當於三者而兼收之矣所謂損者一曰便辟乃習熟儀節全無直切者於此友之則不得聞過而習於浮蕩一曰善柔乃工於悅媚畧無誠實者於此友之則與之褻狎而流於虛僞一曰便佞乃口實捷給而中鮮知識者於此友之則知識日昏而流於寡陋凡此皆損我者也知其損我則當悉去此三者矣蓋人無貴賤皆須友以成其德惟詳審而愼擇之斯可以有益而無損况人主前後

左右輔弼凝丞皆有規勸匡繩交脩一德之任是烏可不愼選其人也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一章書言人之好尚宜端也。孔子曰。凡人意之所好。則爲樂。然樂不同。而損益亦異。蓋益者有三。而損者亦有三焉。所謂益者。一是好在禮樂。於制度聲容。樂爲節制。而合乎中

和之則。一是好在人善。於嘉言懿行。樂於稱道而致其景仰之誠。一是好在賢友。於直諒多聞。樂於衆多。而廣其進脩之助。夫樂節禮樂。則身心胥進於中和。樂道人善。則善量無間於人己。樂多賢友。則隨在皆切於觀型。若此者。豈非有益於我者乎。故曰益矣。所謂損者。一是好在驕樂。而恣情縱欲。後蕩忘返。一是好在佚遊。而偷安流蕩。怠棄自安。一是好在宴樂。而宴飲嬉戲。流連無度。夫樂驕樂。則

侈肆而不知節。流於狂放。樂佚遊。則昏惰而惡聞善。入於怠荒。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習於汚下。若此者。豈非有損於我者乎。故曰損矣。夫人有好樂。而損益分。甚矣樂之不可不愼也。惟時時省察。閑邪存誠。則所樂自皆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私。斯可以有益而無損。然心之存放。只爭幾微之介。而後遂有霄壤之分。故存遏之功。不可以不加密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時然後言也孔子
曰人之立言貴於當可語默應對務因乎時
凡卑幼侍立於尊長之前其過有三不可不
知也當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此非可言之
時也而乃率爾便言則謂之躁妄是一失也
如言問已及於我此正可言之時也乃緘默
不言則謂之淺隱是二失也至若時雖可言

又須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不候君子之顏色。而任意肆言。則與無目之人何異。謂之瞽。是三失也。蓋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不知所謂時。皆由涵養未到。所以語默皆愆。學者必須講求於平日。審察於臨時。庶合乎時中之妙。而動無不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以理御氣之功也。孔子曰。君子一生無所不致其戒謹。而其加意防閑者有三。人方年少之時也。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所當戒者。在於女色。蓋好色乃迷心之鴆毒。伐性之斧斤。此而不謹。或以敗德。或以傷生。故君子當此。不敢有縱欲亂性之事。此一戒也。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氣。所當戒者。在於爭鬭。蓋好剛使氣。無非一朝之忿。匹夫之勇。此而不謹。或以釀禍。或以輕生。君子

當此不敢有好勇鬬狠之失此二戒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易生貪心所當戒者在於苟得蓋取予辭受自有禮義以爲之防廉恥以爲之制此而不謹或以喪守或以取怨故君子當此不敢有晚節不終之事此三戒也此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聖人各指其最甚者以示人當隨時致警去其嗜欲養以理義不使血氣之變得以勝其志氣之常常者爲主而變者恆聽命焉所以心無日而不惕德

與年而俱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孔子曰。君子檢心脩己。觀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其所畏有三。天以仁義禮智之性。賦畀於人。是謂天命。若不能戒慎恐懼。則性體有虧。是曰褻天。君子靜存動察。不敢一念稍

弛。日用之間常如上帝鑒臨者然。此其所畏者一。至若大人。正體備天命之理。而行爲世法者也。君子惟恐有悖於大人。即有悖於天命。故尊崇其德位。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至若聖人之言。正闡揚天命之理。而言爲世則者也。君子惟恐有違於聖言。即有違於天命。故佩服其謨訓。不敢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君子之三畏。其切於脩身誠己如此者。皆由識得天命流行。無在不

有故小心敬愼無時不然耳若小人智識昏迷不知天命之所存視以爲虛渺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於德位之大人本當尊敬也而反褻狎之於典謨之聖言本當信從也而反侮慢之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蓋帝王之學莫要於主敬主敬之功莫先於致知故知天者自能敬天敬天者自能見天人之一理幽明之無間而無之敢忽焉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此一章書是勉人學問。以變化氣質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各不相同。槩而言之。畧有四等。有氣稟清明。天資純粹。不待學問。自能知此義理。是爲生而知之者。此等之人。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乃品之最上者也。然天下上智能有幾人。亦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而後能通曉義理。是爲學而知

之者。此等之人。雖得於天者清明純粹之中。不無少有渣滓。然其間易達。其疑易通。一經學問。即生知之次也。亦有資稟愚鈍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卻能困心衡慮發憤向學。是爲困而學之。此等之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生知之次也。若資質既錮蔽而不通。又自安於蒙昧而不覺。則甘於自棄。是爲困而不學。如此之民。斯爲下矣。使其能學。又安在不可進於知哉。可見賦質雖

有高下之分。成功終無彼此之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之為益大矣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思誠之學也。孔子曰。凡人持己接物。各有當然之則。使未能從容中道。不可不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也。君子兢兢業業。存天理。遏人欲。其思大要有九。如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不為物蔽於外。而視

誠矣。耳之於聽。則思聽德惟聰。不爲物壅於內。而聽誠矣。顏色則思溫和。暴厲之色。不見於面。而色誠矣。容貌則思恭謹。惰慢之氣。不設於身。而貌誠矣。發言則思忠實。而無一念之或欺。行事則思敬慎。而無一毫之或苟。而言與行誠矣。心中有疑。則思問於師友以解其惑。與人忿爭。則思難及身親。而懲其怒。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斷不苟取。而無不誠矣。君子各致

其思如此。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君子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其存之也精。故其應之也當。其慮之也密。故其處之也周。要不外一心之用而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品不以潔己爲高。而以經世爲大也。孔子曰。成己成物。原儒者體用合

一之學。吾豈不欲盡得若人。與之相遇哉。然正未可一槩論也。如見有善事。則欣慕之。如有所追而不及。眞知可好。而好之極其誠。如此。見有不善。則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眞知可惡。而惡之極其誠。又如此。此等篤信自脩之人。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至若士方困窮未遇。隱居伏處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苟。凡致君澤民之事。一一預爲講求。而備其道於一身。及其遭逢知遇。出仕行義之

日。則取平日經綸位育之懷。一一見之設施而達其道於天下。此等出處合宜。體用全備之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當世有此人也。雖欲聞見之相符。豈可得哉。蓋脩齊治平。理本一貫。用舍行藏。道有兼該。聖人原欲以獨善其身者。兼善天下。不徒以避世爲賢。而以濟世爲貴。故有懷夫三代之英。而慨然長思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一章書是言尚德而不尚富也。孔子嘗言。人之足以享大名。垂後世者。視其生平自立何如耳。至於富貴貧賤。初無與也。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貴。畜馬至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加於衆。身死之日。民無可稱之德焉。其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齊。僅商之遺老。而以武王伐紂爲非義。恥食

周粟至餓死首陽山下貧困極矣然而風節著於當時名聞施於後世民到於今猶稱述不衰其思慕之久如此可見無善可稱身沒而名隨滅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有云人之所稱誠不以其財之富而祗以其行事之異其即景公夷齊之謂與由孔子之言推之布衣韋帶之士克自樹立其道德行誼猶足傳諸無窮聲施不朽若居帝

王之位。兼聖賢之德。光前烈而裕後昆。其鴻名休譽有不垂諸天下萬世者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大道爲公之心也。陳亢

受學有年。未識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一日問於伯魚曰。最親莫如父子。最近莫如家庭。子亦嘗有獨得夫子之教。而異於羣弟子之所聞者乎。伯魚對曰。我未嘗有所異聞也。夫子嘗一日閒居獨立。鯉趨走而過庭。此正可以有聞之時也夫子但問曰。曾學詩否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無躁急

之失。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欲言語應對之皆善。不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詩。凡風雅三頌。因而究其旨矣。他日夫子又嘗閒居獨立。鯉復趨走而過於庭。前此未授此日可以聞之矣。夫子但問曰。曾學禮否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禮有三千三百之儀。恭儉莊敬之體。學之者。品節詳明。義精而不惑。德性堅定。守固而不搖。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學禮。欲規矩準繩之悉合。不

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禮。凡禮儀威儀。因而習其事矣。當獨立之時。聞於夫子。不過如此而已。亦何嘗有異聞哉。陳亢聞之。退而喜曰。吾問伯魚者一耳。而所得有三。聞學詩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推其子而遠之。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不亦深可幸哉。要之聖人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違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詩禮雅言。教子如此。教門人如此。教天

下後世亦不過如此。此聖人之教所以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一章書是定名正分之意也。孔子嘗引古禮曰。夫婦爲人倫之始。閨門乃萬化之原。況邦君之妻。內有理陰助陽之責。外有母儀四國之尊。其稱謂之際非可苟也。故邦君稱之

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於君前曰小童。此謙言年幼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之意。而國中之人不敢輕也。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此謙言寡德。忝爲小君以治內之意。而鄰國之人不敢輕也。稱之亦曰君夫人。以其爲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而有定分如此。然則名實之際。可不謹哉。蓋詩始關雎。禮本婚姻。福

之興。莫不由乎室家。治之隆。莫不原於閨內。
妃匹之名正。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

論語下之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陽

貨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爲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亂臣。義不往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之也。孔子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是恐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仍遂其不見之初心耳。不意與貨相遇於塗中。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懷寶者。必當弘濟時艱。措置國家於有道。苟懷藏其寶而不用。坐視國之

迷亂可謂之仁乎孔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爲之資也有爲者必當乘時而出始能展布其措施之畧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失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孔子曰智者審乎事機使從事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往而不返者日月之逝不可復追來而日積者年歲之增不復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

自爲有心之譏。孔子自爲無心之答。其不激不隨如此。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若也據理以待之。繼也據理以答之。雖倨傲狡黠機警百出。而終無所施其姦。是貨雖見孔子。猶之乎未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人以復性也。孔子曰。人之善惡相懸。不知實由於習。而往往歸咎於性。無怪乎言性之紛紛也。蓋有生之初。雖氣

有淸濁質有厚薄之不同。然同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淸而厚者。固可以爲善。卽有濁而薄者。未必純乎爲惡。善惡分數相去原不太遠。蓋相近也。及乎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爲善者。日進乎高明。習爲惡者。愈流於汚下。於是賢不肖之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非性之咎。習使然也。人之善惡係乎習而不係乎性如此。則克其氣稟之偏。以復其天命之本。非學問不爲功矣。夫孔子

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辭雖若各異。其意乃實相成。孟子之言性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本然之性也。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氣質之性也。知有本然之性。則盡性至命者當無異道矣。知有氣質之性。則盡人合天者當無異教矣。宋儒程子氣質之說。蓋深得孔子性習之意。且可發明孟氏性善之說。有功於斯道不小。不然幾何不惑於告子荀卿楊雄輩之紛紛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一章書。亦教人變化氣質之意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淸質極其粹。而爲上智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者。上智之人。雖與不善人居。自不肎爲惡。然唯上智爲然耳。人不皆上智。未有習於惡。而不移於惡者也。下愚之人。雖與善人居。自不肎爲善。然唯下愚爲然耳。人不皆下愚。未有習於善。而不移於善

者也可見天下之人習而不移者少爲習所移者多美惡固非一定而轉移之權誠在乎習不得諉夫性也傳曰習與性成又曰習成自然然則習顧可不愼哉古之人主每致誠於狎習而加嚴於近習也職是故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一章書是言爲治者當以道化民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觀風問俗至於其邑聞弦歌之聲遍於下里其以禮樂爲教可知矣夫上有善治則下有善俗孔子一生不得行其道於天下子游一旦得行其道於武城故孔子聞之不覺喜見顏色遂莞爾而笑曰小邑而治以禮樂之大道猶割雞而用牛刀也割雞之小焉用此牛刀之大爲子游對曰偃之治武城蓋尊所聞行所知耳昔者偃也嘗聞諸

夫子曰在上之君子而學道則豈弟之心油然自生而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而學道則尊卑之分肅然知敬而易於驅使是禮樂詩書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化其乖戾之氣在上在下爲大爲小斯須不可或離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焉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孔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二三子言偃之言誠爲當理我前焉用割雞之言特戲之以觀其自信何如耳豈眞爲邑小而不必以大

道治之哉。蓋孔子之心無非欲以道化天下。故喜子游之以道治武城。又堅二三子之信。而望其共尊所聞。共行所知。以登斯世於上理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有振魯與周之意也。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家臣。曾與陽貨共執

季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召孔子孔子憤公室之不振思欲墮費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撥亂反正在此一舉欲往之心是亦振魯興周之機會也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艴然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可已矣何必又往應公山氏之召也孔子曉之曰公山弗擾特來召我豈徒然哉必將有以用我也當今之時如有用我而委以國政必將正名分討僭竊使文武周公之道燦然復

興。而後愉快乎。奈何未之而遂已也。孔子表其用世之志如此。蓋公山弗擾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爲魯也。非爲公山弗擾也。使孔子得行其志。必以政在大夫者。還於諸侯。政在諸侯者。歸於天子。聖人轉移之妙用。有非子路所能窺者。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不忘世。亦不貶道。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之實功也。子張問仁道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不可有一刻間斷。一毫虧欠。必於五者推行運用無適不然。而至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徧。內外合一。體用全備。而爲仁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孔子告之曰。心不慢而恭。心不徧而寬。心不僞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

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誠能恭以持己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寬以待物則有容人之量。人自然心悅誠服矣。一於誠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勤敏作事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恩澤及人則人之蒙我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無不樂爲我用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豈外是哉。蓋仁人心也。理具於心。本非寂滅。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

天下相感通。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而後心存理得。體全用備。自然邦家無怨。天下歸仁。蓋由其心體周流。所以物我無間。神聖之理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明其用世之意也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爲中牟宰時簡子與范中行相攻佛肸因據中牟以畔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往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曰昔者由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浼己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曰汝謂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

言誠然我曾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涅者有不可涅者譬之於物有至堅厚者雖磨之不能使損而爲薄有至潔白者雖染之不能使變而爲黑我之志操堅白彼雖不善焉能涅我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然徒然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蓋聖人道大德弘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已且不免於辱何能轉移一世君子處世審己

而勤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

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凡人意所趨向。有一善行。即有蔽於一偏之處。由也女曾聞六言

之美。而其中有六蔽矣乎。是時子路方侍坐。因起而對曰。六言中有六蔽由未之聞也。孔子曰。女復坐而居。吾當一一告女。蓋天下事。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人必孜孜好學。以窮究乎理。然後所行無弊。而德可成。如仁主於愛。固美德也。然徒慕愛人爲美。而不好學以明仁之理。則心爲愛所蔽。將必有從井救人之事。而人己俱喪矣。豈不爲愚。智主於知。亦美德也。然徒慕多知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知

之理。則心爲知所蔽。將必入於異學之流。而放誕無歸矣。豈不爲蕩。言而有信。亦美德也。然徒慕信實爲美。而不好學以明信之理。則心爲信所蔽。將執己之信。而於人之利害。有所不恤矣。豈不爲賊。直而無隱。亦美德也。然徒慕直道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直之理。則心爲直所蔽。將攻發人之陰私。而急切無所容矣。豈不爲絞。遇事勇敢。亦美德也。然徒慕勇敢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勇之理。則心爲勇所

蔽將逞其血氣之強。而肆行無忌矣。豈不爲亂。剛強不屈。亦美德也。然徒慕剛強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剛之理。則心爲剛所蔽。將多所輕躁。而無沉靜之度矣。豈不爲狂。蓋仁智信直勇剛。六言雖美。而不從事於學。遂有愚蕩賊絞亂狂之蔽。將美者亦變。而爲惡矣。此可見學問之功。必不可已。古帝王所以不恃其絕世之資。而必勤勤念典。以求合於中正之道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一章書見詩之爲益甚備人不可以不學也。孔子告門弟子曰。自予刪詩以來詩教之尊尚矣。爾小子何不於詩學之乎。蓋詩之中。善惡具陳。善者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吾心感發之機。於此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中美刺幷列。美者可以考其得。刺

者可以考其失。吾身行事之實。於此有惕然感動者。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每於和樂之中。寓莊敬之節。故可以處羣而不至於流。其發舒悲憤。猶於責望之中。存忠厚之意。故可以處怨而不傷於激。至於近而家庭。則事父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孝者至矣。遠而朝廷。則事君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忠者至矣。且其間因物起興。比類托情。或指鳥獸。或指草木。稱名不一。無不具載於中。可以供我所識者多

矣。詩之有益於人如此。此誠能學之。則性情於是得正焉。倫紀於是得脩焉。聞見於是得廣焉。爾小子可不學乎哉。蓋溫柔敦厚詩敎也。古者太史採風。上自郊廟。下及里巷。政事之得失。性情之邪正。風化之美惡。習俗之貞淫。皆於此覘之。非若後世比詞屬句。鬬靡誇多。侈揚乎風雲月露之盛。徒以娛耳目而蕩心志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伯魚重脩齊以端化源也。孔子呼伯魚而告之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其德也。是兩篇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爲切要。學者不但誦說。必身體力行之。方爲有益。人若不學周

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脩。

家且不知齊矣。又安望其推而遠之。以移易

風俗哉。譬如面牆而立。寸步之外。尚不可行。

無論其遠已。洵乎二南不可以不學也。況人

君爲萬邦之儀型。未有不脩身齊家。而可以

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當習。又不獨學者

爲然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此一章書是欲人深思禮樂之本也。孔子曰。先王制禮。未有不用玉帛者。然必先有恭敬之意存於中。而後假玉帛以將之。非特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云乎哉。先王制樂。未有不用鐘鼓者。然必先有和樂之意蘊於心。而後假鐘鼓以宣之。非特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云乎哉。蓋禮以敬爲本。使不得所爲敬。雖玉帛交錯。而禮之本失矣。樂以和爲本。使不得所

爲和。雖鐘鼓鏗鏘。而樂之本失矣。中者無體之禮。和者無聲之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百年而後興者。亦斯須不可去。然則有制作之任者。何可不亟求其原而考究其實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飾貌者警也。孔子曰。有一等人。觀其外貌嚴厲。似有作爲之人。而內

實柔弱。全無執持。此其色可令人見。而心不可令人知。譬諸小人中。如竊盜穿壁踰牆。取人財物。而外飾良善之狀。惟恐人知。真可恥之甚也。凡外陽而內陰。外健而內順者。皆穿窬類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吮癰舐痔。無所不爲。昏夜乞哀。白日驕人。孔子所謂難事而易悅者。其斯人之徒與。若夫外貌和易近人。不以色待物。而其中則有確乎其不可奪者。非君子其孰能之。然則君

子小人。可望而知。亦自是不難辨也。如呂公著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大節所在。則萬夫莫當其勇。司馬光諸事可對人說。開誠布公。略無城府。其正毅之操。忠直之氣。可以貫日月而格鬼神。彼小人傀儡面孔。魑魅肺肝。視此何啻天壤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亂德之防也。孔子曰。德之患。莫甚於似是而非。鄉原人之中。有以愿稱

者。貌爲忠信廉潔以取悅於世。人遂信之稱其爲善。若此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非德之害而何。蓋德者。人心中正之理。自有其眞。今鄉愿外貌塗飾與世逢迎。人以爲德在是而終不知正理所在。以此惑人心。壞風俗。深可惡也。鄉愿似近於德。而其實相違。狂狷似違於德。而其實相近。聖賢取狂狷而惡鄉愿有以也夫。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當蓄德也孔子曰凡人聞一善言必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方有實得而德爲我蓄若有所聞不能體驗力行徒事侈口談論此入耳出口之學譬在道路偶有所聞即於塗間與人論說雖善言日聞何能有諸己哉是自棄其德也蓋學問之道以默識爲功以主靜爲要心存則氣靜氣靜斯言寡然則謹言爲蓄德之方而存心又謹言之本與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鄙夫之戒。以立臣道之防也。孔子曰。為人臣者。必忘身盡忠。而後可以事君。有一等鄙夫。不知道義。不顧名節。是可使之立朝而與同事君也與哉。蓋鄙夫之心。止知有勢位利祿而已。當祿位未得。則百計營求。皇皇然惟以不得為患。及祿位既得則又多方為持祿戀位之計。惟恐失之。夫至

有患失之心。則凡阿意求容。行私罔上者。將何事不可爲乎。小則爲卑汚之行。大則陷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事君。其害可勝言哉。蓋鄙夫但知富貴。不顧名節。但知身家。不顧君父。一念貪位竊祿之私。擴而充之。至有禽獸之不若者。可見人臣事君。當以此爲戒。而人君用人之際。亦不可以不加察。倘鄙夫在前。急宜去之。以清有位。勵廉恥。其有關於社稷蒼生之計。人心世道

之防。匪淺鮮也。自古以來。鄙夫不可枚舉。即如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元之王文統。明之嚴嵩嫉賢誤國。無所不至。而皆始於自私自利之一念。遂成騎虎難下之勢。是可不爲之鑒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即氣質以驗風俗之薄也。孔子

曰人之氣稟不皆中和往往有出於偏駁者即如身有疾病者然亦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過中失正之人要皆質任自然本眞猶未失也今則習俗之染日趨於甚即此三疾或亦無之矣蓋人有志願太高者是狂之疾然古之狂也不過潤畧自處不拘小節肆焉而已乃今之狂則恣情自放幷踰大閑而流於蕩矣人有持守過嚴者是矜之疾然古之矜也不過崖岸峻絕示人難親

廉焉而已。乃今之矜。則任意使氣。輒與人忤。而流於忿戾矣。人有資識不足者。是愚之疾。然古之愚也。不過徑情自遂。率其本來。直焉而已。乃今之愚。則挾私妄作。反用機巧。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雖氣質之偏。若加以學問。其疾痛猶可砭治。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本眞盡喪。并其質之偏而失之。譬之沉痾已入膏肓。雖扁盧亦無所用之矣。人可不思勉強學問。以變

化氣質乎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一章書是嚴邪正之防也孔子曰天下之理有邪有正而邪每足以勝正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出其冶艷足以眩目而朱反爲所奪是故惡紫以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而雅樂反爲所亂是故惡鄭聲以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

理之是非。人才之賢否。本有定論。乃有一種利口之人。變亂是非。顛倒賢否。便佞足以惑聽。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舉動乖方。用舍倒置。而邦家之傾覆不難矣。是則尤可惡之甚者也。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借紫與鄭聲爲喩耳。蓋讒佞之徒。日習於側。則君子退。小人進。國事不可爲矣。自古皆然。關係匪細。人君不可以不審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一章書是見學貴心悟也。孔子示弟子曰。道以有言而傳。亦以多言而晦。予自今以後。將欲無言矣。聖門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疑而問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賴有言也。今夫子若不言。則小子更何所傳而述之乎。孔子曉之曰。予之無言。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亦以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顯

者。試觀夫天。高高在上。何嘗有言哉。但見運
爲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遞禪。而未嘗或息
也。發爲百物。則飛潛動植。蕃育日盛。而未有
或止也。是天雖不言。而所以行。所以生。皆有
黙爲之宰者。天又何俟於言哉。蓋聖人一動
一靜。莫非至理之發見。就如時行物生。莫非
天道之流行。何待言而始明。學者但當隨處
體認。自能領悟於言外。若徒以言語求之。則
雖至理當前。而終不能察。故孔子發爲無言

之論。欲學者實求諸心得躬行之際。而無徒騖於口耳誦述之末也。不善求之。或舍其中正之理。棲心於虛無幻杳之域。以爲無言之妙在是也。則又謬以萬里矣。故學者不可不愼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屑之敎誨也。昔魯人有孺悲者。一日來求見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托

言有疾以辭之。想其時必有得罪處也。然猶恐其未悟。乃俟傳命者出戶。遂取瑟鼓之而歌。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始以疾辭。既絕之矣。而又使之知其非疾。則警之也。苟孺悲自反所以見拒之由。而能改其過。則聖人之所以教之者實深矣。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此可見一端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

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一章書見短喪之甚不可也宰我問於孔子曰古制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以予觀之即短爲一年亦已久矣不可變通其制

乎。蓋禮樂斯須不可去身者也。乃君子之居喪。三年不習禮。則儀節多疎。而禮必壞矣。三年不習樂。則音律皆廢。而樂必崩矣。且以期年言之。穀之舊者既盡。新者又登。而物候變矣。鑽木之燧以取火者。閱歷四時。四改其火。而氣候變矣。則期年之久。亦足盡人子之情。而喪至此可以止矣。孔子因詰之曰。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今女欲改爲期年。則期年之後。即食夫稻。衣夫錦。於女之心安乎。

宰我不察而直應曰安。孔子遂責之曰。凡人有所不爲。止爲心有不安。女既安於食稻衣錦。則任女爲之矣。夫君子之居喪也。其哀痛之情。最爲迫切。雖食美味而不以爲甘。聞美音而不以爲樂。至寢苫枕塊。身之居處不能即安。惟其心有不忍。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也。今女既以爲安。則期年之喪。又何不可爲乎。宰我既出。孔子恐其眞以爲可安而行之。又爲探其本以斥之。而使之聞之曰。人子之

愛其親。固自天性。何予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亦以三年為期。以稍盡報親之情耳。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父母之恩。皆當有三年之服。乃天下通行者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懷抱之恩於其父母乎。而乃欲短為期年。何其心之忍也。夫論父母罔極之恩。雖三年之喪。猶未能遽盡其情。何況期年。宰我亦甚昧其本心之良矣。

故孔子責之幷以敎天下萬世也以此立敎後世尚有以日易月如漢之文景者悲夫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此一章書是示人當收放心也孔子曰凡人生各有當爲之事則各有當用之心若終日之間惟知飽食悠游曠放一無所用其心則神志昏惰百事俱廢欲以進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博與弈者乎蓋局戲爲博圍碁爲

弈。爲此事者。雖非得其正。然其心亦有所用。猶勝於悠忽度日。一無所用者也。夫孔子非教人博弈。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况乎人君一心。關係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其兢兢業業。有不容稍假者。尤當深省於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一章書是教人以理制氣之學也。昔子路

好勇。問於孔子曰。天下事。惟勇足以任之。君子爲人。亦尚勇乎。孔子敎之曰。君子之人。惟義爲上而已。蓋義者。制事之宜。立身之宰。君子於義所當爲。則奮迅直前。毫無退避。知有義。不知有勇也。若有位之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妄逞其勢。以逆理犯分而爲亂。若無位之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自恃其力。以肆欲妄行而爲盜。徒勇之害如此。故君子不上也。此可見凡人作事。惟準

乎天理之宜自反而縮則可以常伸萬物之上此乃勇之大者若夫血氣用事乃匹夫之徒勇非聖賢之大勇也孔子曰勇者不懼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其此意也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惡以維世之意也子

貢爲世風民俗起見而問曰君子心氣和平與人接物聲色不形然亦有所惡者乎孔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豈無所惡如人之有惡自當容隱有專喜稱人之過惡而揚之者惡其心之不仁上下之間自有定分有身居汙下而謗訕尊長者惡其心之不敬好剛使氣當節之以禮文徒勇者惡其心暴無禮必至犯上作亂矣臨事果敢當加之以學問窒塞者惡其執迷任性未免率意妄爲矣

此人心之公也。故君子惡之。因問子貢曰。賜也汝亦有惡乎。子貢對曰。明覺自然者。知也。若無照物之識。專務伺察動靜以爲能。則惡其託於知。見義必爲者。勇也。若無兼人之氣。悻然傲世凌物以爲強。則惡其託於勇。順理無私者。直也。若無正大之心。專好攻訐陰私而不諱。則惡其託於直。賜之所惡如此。由此以觀。孔子惡心體之不明者。恐其非理而妄作也。子貢惡心術之不正者。恐其以似而害

眞也。聖賢以忠厚長者之道望天下。其意豈有岐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一章書見畜臣妾者當御之有道也。孔子曰。從來御人之法。貴乎寬嚴互濟。而寬嚴之用。又在因人而施。若寬以待之而不見恩。嚴以待之而易叢怨者。其唯女子與小人乎。蓋女子小人。最易狎昵。以其情可親也。亦最難

畜養以其心不測也。故親近之。則狎恩恃愛。全無恭孫之禮。如疎遠之。則失其所望。便生怨恨之心。此其所以爲難養也。果能莊以涖之。則有以消其狎習之念。而侮慢之端以息。恩以結之。則有以彌其觖望之心。而僭越之事不生。又何難養之足慮乎。古來英君誼辟。明足以決幾。敏足以斷事。至於左右贄御之間。往往處之不當。易於僨事。蓋女子每藉小人以攬外權。小人必藉女子以希內寵。人主

防閑不密。多以無意而中之。稽之前代。如客魏之類。爲患甚烈。有國家者。其可不審察於幾微之際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一章書是勉人及時進脩也。孔子曰。吾人勵志躬行。須在乘時建業。蓋日月易邁。神志易衰。若少壯未能加勉。便貽老大之悲。人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前此年力富強。何難勇於精進。有善者可益進於善。有過者

可幾於無過。若至此時。猶有過惡見惡於人。則是善之未遷者。終於不遷。過之未改者。終於不改矣。豈不可惜哉。蓋日月易邁。時不再來。學者當時時自警。以日新其德。孔子此言。正如清夜晨鐘。令人發深省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原情之論也。微子。是紂庶

兄箕子比干是紂諸父當時紂惡不悛其國將危臣下雖有進諫之忠君上絕無納諫之美故微子隨事箴規然諫而不聽則引身而去之箕子矢心報主逢紂之怒囚繫爲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不憚批鱗遂至剖心而死三人或去或奴或死各就一己分量隨地自盡審度一時事勢盡力而行均之無愧於心者矣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夫論人者當畧迹而原其心評古者又考

時而哀其志。三人之行。雖有不同。而其救過圖存。出於忠愛之誠則一也。蓋去以存祀。非忘君也。奴以俟時。非懼禍也。死以悟主。非沽名也。三子之心。可以無愧。得孔子一言之斷而臣節益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一章書見守道不違之意也。柳下惠魯國

之賢人士師掌刑獄之官昔柳下惠爲魯之士師三被退黜而不去或諷之曰吾人抱道匡時合則留不合則去子屢擯若此尚未可他去以行其志乎柳下惠曰立身行己以道自持若操不避黜之念則吾道常伸有一避黜之心則吾道必屈我之所以被黜者只是直道而行不肯自屈耳近日人情大抵喜枉而惡直我但守直道事人到處落落難容安往而不三黜苟能阿意順從枉道而事自然

到處和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求合乎。然吾道必不可枉。宗國必不可去。惟有持公秉正。自矢靡他。其黜與否。則聽之人而已。於道何損益哉。可見世衰則羣邪得志。世治則衆正彈冠。今古一轍。柳下惠寧守道而不從時。可謂和而介者矣。誠可以爲後世人臣法。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自重也。當時列國禮

賢。虛文曰勝。孔子志期行道。難以虛拘。一曰適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思有以尊禮之。因與臣下議曰。國家待賢之禮。要在豐約得宜。如魯君之待季氏。禮極其隆。我則有所不能。魯君之待孟氏。於禮過簡。我又以爲不可。今斟酌於可否之間。審度於豐約之際。當於季孟二者之間待之。則庶乎其可耳。旣而又曰。孔子在齊。雖宜禮接。但吾年已老。恐不能用而竟其施行也。孔子聞之。知景之不可與有

爲也遂去齊焉夫孔子至齊思欲移風易俗轉霸爲王以殫其尊周之志乃忌之者衆嫉之者深景公已無進用之實意而徒擬議於禮節之虛文是豈孔子之心哉孔子行而齊終不復變矣豈不甚可惜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見幾明決之意也季桓子名斯是魯大夫魯定公時孔子曾爲司寇三月而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乃送女子八

十人彩衣文馬舞康樂而陳於南門之外是時桓子擅權於上定公徒擁虛名因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卒受女樂是魯已中齊人之計矣溺聲色而娛耳目怠政事而慢賢才三日不復視朝使君不臨臣不會簡賢棄禮孔子雖欲諫而無由於是遂行夫列國之君大約有好賢之名而不能用定公能用矣而又不能終孔子抱經綸匡濟之學使得時而駕焉信任勿疑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復見惜

乎所遇多艱。莫克大展其志。此誠斯道之厄。而時會之不偶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一章書見用世之難。當守道以自重也。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室寖衰。賢人遯跡。孔子周流至楚。有狂士接輿者。唱歌而過孔子之

車前曰鳳凰爲希有之瑞能審時知勢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德甚盛也今際何時猶不藏身斂翼而有高岡翔翽之思何德之衰而不自重耶然往者之日棲身塵埃不可諫止來者之日功名不遂尚可改圖及時而隱正在此時可以已矣可以已矣試觀今之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立業亦且危殆而不可保鳳何不自愛而甘蹈此殆乎孔子聞其歌詞知爲隱君子也欲下車與言出處之大義以

明不得已之心。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不欲聞用世之言。遂趨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蓋避世之意堅。故避言之意更果也。然孔子周流列國。不能一日忘天下之淩衷。夫豈忘世之徒。所得而窺其意量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救世之深仁也。長沮桀溺二人皆隱者。並耕於野。其避世之心已見於力稼問矣。孔子經過其地。不知渡口。使子路問津。亦是汲引共濟之意。長沮問曰。在輿執轡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欲以聖人之名動

之也。沮問曰。即是魯國孔丘與。子路對曰。誠是也。長沮曰。彼遊遍天下。無處不到。是知津矣。又問桀溺。溺曰。子爲誰。子路曰。爲仲由。知同心濟世之人也。因問曰。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桀溺曰。人貴識時。如今世道滔滔然日流於下。不可復返。若欲易亂爲治。將誰與轉移乎。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終無一遇。豈若從避世之士。離羣遠俗。長與之辭爲樂哉。遂自治其田耰

而不輟。子路以二人之言告孔子。孔子憮然嘆曰。高飛遠舉。遺棄世人。止有鳥獸。勢不可與同羣。若斯人者。同一氣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乎。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我正爲無道耳。若使民安物阜天下有道。亦願與擊壤之民。共觀德化之盛。豈樂於多事哉。二人何不諒我也。從來聖賢己饑己渴。原有憫時憂世之心。若置理亂於不聞。生民何所託命乎。是殆與石隱者

流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出處之大義也昔孔子周流列國子路隨行偶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挑竹器而行因問曰曾見吾夫子否丈人遂責之曰人皆力耕自食子於四體則不勤勞於五穀則不分辨徒然從師遠遊何濟於世孰知爲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不復更答子路默然自失拱手而立敬以動之丈人見子路改容而禮亦起敬心遂止宿於其家且殺雞爲黍而食以致酬酢之情呼其二子出

見以致慇勤之誼觀丈人之爲固與草野倨侮者不同矣明日子路前行追及孔子具以其事告孔子曰此賢而隱者也使子路往見之將告以出處之大道丈人已先行而不得見矣子路述孔子之意語其二子曰天地之間人倫爲大五倫之內君臣爲先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昨使二子出見亦知長幼之節夫長幼既不可廢何獨於君臣之大義而廢之若以隱遁爲高惟知自潔不幾亂君臣

之大倫乎君子之所以仕者豈爲貪圖利祿

只爲君令臣共昭揭於天地間以行此義耳

至於道之不行非待今日我蚤已知之矣何

丈人所見之不廣哉當時隱士相習成風皆

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賴有孔子以扶世教

正人心爲任其惓惓援引若輩也意蓋深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

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此一章書見聖人時中之用也逸民是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爲世法所拘之人可考見者有七人焉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孔子從而斷之曰立志高尚不降志以屈人持身峻潔不辱身以徇世其伯夷叔齊與是清而逸者若夫柳下惠少連遊於濁世而

不錚錚以立異。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乃所言者必合乎倫理。所行者必當乎人心。但生不逢時。於卑論儕俗中。默寓挽回之意。與他人之降辱不同。其可取者在此而已矣。是和而逸者。至於虞仲夷逸。則隱居自適。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然其身合於清潔。其廢棄合於權宜。蓋與害義傷敎者不同。此放而逸者。七人可謂志高行潔矣。而我則異是。世旣不能離我。我亦不能離世。在天下或有可不

可之遇而我不設一可不可之心不過隨時制宜無有偏執此我之所以異於逸民耳可見七人自成其一節之高孔子則合乎大成之聖他日孟子淸任和時之論亦此意與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章書記孔子正樂之功也大師是樂官之長少師是樂官之佐古之國君必作樂以

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魯自三家僭越歌雍舞佾私家盛而公室衰音樂已廢缺矣自孔子正樂之後羣公卿先君之樂不可下移於僭妄之門於是大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適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適秦雖所適之國不同而其潔身之志則一也掌鼓名方叔者入居河內掌播鼗名武者入於漢中爲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掌擊磬

名襄者入於海島。雖所適之地各異。而其避亂之心則一也。蓋伶官去而魯事日非。使非孔子正樂之功。則上替下凌。其何以為國乎。以其人去魯而樂存。殆猶愈於人在魯而樂亡也。敘述之間。感慨係之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一章書。是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也。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昔伯禽受封於魯。周

公訓誡之曰。立國之道。忠厚為先。而忠厚之道。不過親親任賢。錄舊用人。數者而已。蓋親乃國家之本。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以乖。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誼。肫摯周詳。不使其有遺棄焉。大臣為吾之股肱。信任不專。便生疑貳。必須推心委任。俾之各展其長。不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也。故舊為吾之世臣。休戚與共。若念舊之意衰。則先世之功德俱泯。必也賢者世官。不賢者亦得世祿。非有惡逆大故。不

忍輕於廢棄。至於人之才具。各有短長。若欲求全責備。則用才之途既狹。亦非因材器使之意。必也量能授職。使人各盡其能。不可求備於一人。周公之訓。辭如此。此數者。皆忠厚之基。培植國家之本。其後周祚八百。魯亦與周並傳。享祚獨久。皆德澤殷流之所致。然則開國承家。可不佩古訓而思永圖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此一章書是追思周初人才之盛而紀之也。

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周昔盛時、太和之元氣既萃、而涵濡之德澤尤隆、於時山川鍾秀、賢哲篤生、即一家之中、有八士焉、曰伯達、明於義理、曰伯适、弘於度量、曰仲突、有禦侮之材、曰仲忽、有總理之能、曰叔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曰叔夏、剛明不屈、得夏之義、曰季隨、才能順應、曰季騧、德比良驥、雖以伯仲叔季爲次第、均之爲宅俊之彥也、此八士者、

毓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邁軼羣倫之德。斯眞邦家之光矣。從來天開聖王有道之長。必有英賢應運而起。以贊襄盛治。然天能生之。而不能用之。是在人主敬賢禮士。羅而致之殿廷。則師濟滿朝。庶務就理。於以奏昇平康泰之治。不亦休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二

論語下之五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一章書見論人者當觀其大節也。子張曰。士之爲士。貴在立身。果於死生利害之關。幽明始終之際。實心勘透。不但可以驗學問之純。亦可以徵品行之篤。今之爲士者。若能見

危難則委命以赴公家之急絕無瞻顧之心。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絕無苟且之念。至於祭祀則思敬以追遠而恪將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愼終而極致其思慕之篤。光明俊偉外行既極其剛方仁孝敬誠內行復極其愷摰其可謂之士也矣茲數者爲士脩己之大閑可以對明廷而質寤寐亦國家取士之大法將以敦氣節而勵脩能若不務立乎其大徒拘拘於小廉曲謹之行是豈可

以衡量天下之士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此一章書見爲學者。存乎量之廣而志之堅也。子張曰。理得乎心謂之德。德必執而後有守。執必弘而後有成。若使既執持其德。而輕喜易足。不復加以擴充之功。是能執而不能弘也。理所當然謂之道。道必信而後無惑。信必篤而後不移。若使既信從乎道。而銳始怠

終不復操以堅忍之志是能信而不能篤也夫不弘則所執者小而德無由以新不篤則所信者虛而道無由以進是人也將終無所成就有是人不足爲當世重焉能爲有無是人不足爲當世輕又焉能爲無乎蓋爲學之道知與行而已有所得而執之太狹則行未盡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知未深故學者能始事善於信終事善於執則知之真行之力卓然爲斯世可有不可無之人而吾道庶幾

其有托也否則泛泛悠悠迄無成就亦何關於得失之數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一章書見兩賢論交之異也昔子夏篤信謹守而於擇交也嚴子張才高意廣而於納

交也泛。是以兩賢論交。所見遂各不同。子夏之門人。問交道於子張。子張曰。汝師子夏云何。門人對曰。子夏曰。其人有益於己。是可者也。則與之交。其人無益於己。是不可者也。則拒絕之。子夏之說如此。子張曰。子夏此言。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尊禮之。至於庸衆之人。亦含容而不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嘉奬之。至於不能之人。亦矜憫而不絕。此不特可者爲君

子之所與。卽不可者。亦未嘗爲君子之所拒也。且吾反己而觀拒之之說。無論我之賢與不賢。皆非可施之於交也。我果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而何必拒人。我果不賢與。則人將先拒乎我。而如之何其能拒人也。蓋拒則隣於太迫。容則幾於太濫。得拒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刻。得容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流。交道庶其無弊哉。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擇術之嚴也。子夏曰。道之散著於天下者無窮。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雖偏曲之小道。其始皆由聖人之創造。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獨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在百家衆技。猶未可以相兼。而况聖賢治平之大畧乎。苟推而極之天下國家之業。恐

有室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以正心脩身爲務。使愈遠而愈通。而於此小道有不爲也。蓋惟有所不爲。斯無不可爲。君子一身內而性命之微。外而經綸之業。體全用備。徹始徹終。雖至技能之末。未嘗不可偶一試之。然用心於其大者則大者舉而小者亦可不廢也。故凡爲君子者存乎其所用心爾。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心學之功也。子夏曰。凡人之爲學。始患其因循而不求所未至。繼患其怠棄而不守所已然。若此者。始篤乎學而未能好者也。有能於每日之中。審乎己所從事而未有得者。切切焉深以爲念。而知其所亡。更於每月之中。審乎己所從事而旣有得者。兢兢焉永以自持。而無忘其所能。夫知所亡。則功愈進而日益。無忘所能。則德愈積而日新。此非篤於向進者能之乎。可謂好

學也已。蓋人有生之時。皆學時也。誠知日有所進。月有所守。以期無負此時。則心常存而不放。業日廣而有功。古人所以務時敏。惜寸陰。不敢有一毫之間怠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求仁之實功也。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遂放逸而不存耳。誠能於理之散著乎事物者。博以學之。使廣其聞見。而且志之必篤。不徒泛騖以求

焉。理之著乎日用者。切以問之。使得其周詳。而又思之自近。不爲曠遠之謀焉。之四者。乃爲學之事。非求仁之事。然仁。人心也。心存於內則爲仁。馳於外則非仁。今旣用心於學問志思。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內者自熟矣。雖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矣。可見聖賢求仁之道。不越乎心。學者從事於仁。亦純其心以求之可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一章書。是見君子非學無以造道之極也。子夏曰。吾人凡有所爲。必志向有定。功力克純。而後可以獲效。如百工各執一技。若遷於異物。而不專務其業。則事何以成。惟居於官府造作之肆。耳目之所接在是。心思之所營在是。故得盡巧盡力以成其事焉。君子以道自命。若奪於外誘。而不專用其心。則道何以致。惟習乎窮理盡性之學。一事之未知。期於必知。一事之未行。期於必行。故得日積月累

以致其道焉。蓋道不遠人。原聽人之自致。而天下不皆致道之人。有學有不學故也。苟欲求盡乎道之全體。非實從事於學何由哉。甚矣。人之不可不務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一章書是子夏爲文過者戒也。子夏曰。人非上聖。孰能無過。知其過而改之。則不至終於過矣。若小人之於過也。明知有悖於理。而徇於私欲。不能遷善以自新。復恐人之知其

過則必曲爲文飾以著其善而匿其非。以爲可掩人之耳目。孰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可不以是爲戒哉。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而不敢自欺以欺人。故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而徒欺人以欺己。故卒流而爲惡。信乎過之宜改不宜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一章書是形容君子中和氣象也。子夏曰。

君子盛德在躬。容貌辭氣。各當其可。故相接之時。其形於身者。頃刻變異。計之約畧有三。方遠而望之。手恭而足重。儼然有威之可畏焉。以貌若此。宜不可得而親矣。及近而即之。心平而氣和。則又見其溫焉。以色若此。宜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義正而詞嚴。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則又見其厲焉。不滯於聲色。不偏於剛柔。此其所以為君子乎。夫君子豈有心於變哉。自望之即之聽之者。則以為

儼然而又溫溫而又厲。在君子實不知其然而然也。蓋君子道全德備。復中蹈和。故其著爲形容徵諸詞氣。俱有以協陰陽之極。而備四氣之宜。誠中形外。又何疑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事上使下之道也。

子夏曰。君子於君民之際。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如勞民之事。本非民所樂爲。惟平

日愛民之意實可質之於民而民無不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則民原其平日之愛皆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怨矣若使未信於民而勞之雖事之當勞而民不愉其心則以爲病己也諫君之言本非君所樂聞惟平日愛君之意實可通之於君而君亦以是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諫其君則君鑒其平日之愛洞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嫌矣若使未信於君而諫之雖事之當諫而君

莫察其隱則以爲謗己也夫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將未信而終不可勞終不可諫乎非也其有待於信者理也其無待於信者勢也爲勞民諫君者計則無不當以信爲歸若爲所勞爲所諫者趨事赴功乃其常分聽言納諫乃其正理又何容計及於信與未信之間也倘以民情未孚而公家急迫之役亦寖而不舉君志未格而藎臣披瀝之言俱匿焉莫告自古迄今有是理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一章書言人當先立其大者也。子夏曰吾人一身毋論大與小。而莫不盡善者上也。然或不能。必於大德所在。如君臣父子之倫進退出處之節。咸各得其正。而於當然之規矩。無少踰焉。則本原立矣。其他動靜語默。及凡事物細微。皆小德耳。雖偶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拘拘於小廉小節。而於大者不無遺憾。斯亦不足觀也已。蓋觀人與治身之

道不同。觀人者務得其大。治身者不遺乎小。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正未可謹於大而忽於細也。魏徵諫懷鷂。程頤規折柳。皆是此意。蓋脩身克己。貴乎嚴密。雖須臾之頃。毫髮之微。俱有不容放過處。一或放過。便虧欠本體。缺陷工夫。先儒曰。克勤小物最難。信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一章書見施教當有序也。昔子夏以篤實自守。故其教人。先從下學切近處用工。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曰。學有本有末。務末而失本者。非爲學之要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及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誠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也。其於大學正心誠意之本務則無有。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

之而歎曰。噫。言游過矣。君子教人之道。孰以爲先而傳焉。孰以爲後而倦焉。在教者之心。固無不欲徧物而示之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區類判然各別。是以因材而授。不能無分先後耳。苟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功夫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彼灑掃應對。小學之始事也。正心誠意。大學之終事也。合始終而一貫。不

俟積漸而遂極其至者。惟聖人爲然。若以此責之門人小子。不失其序乎。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無大小。則學不可馳騖而進。有大小。則教不可凌躐而施。故灑埽應對。毋論理之所難忽。而亦事之所當先者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一章書見仕與學當各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也。子夏曰。仕要於稱職。學主於進脩。二者理實相資。而事期各盡。當仕之時。大君責其

報政。小民望其有爲。仕則有仕所應盡之職。故凡仕者必先夙夜匪懈。求不負乎君民之意。自是而有餘力。則益勵乃學。以益其聞見。而迪其才能。庶幾更有裨於仕也。若仕未優而學。則於仕爲曠官矣。雖學亦何爲乎。當學之時。致知以窮其原。力行以踐其實。學則有學所務盡之功。故凡學者必先黽勉不遑。務深造乎知行之極。自是而有餘力。則始出而仕。以措其經綸。而廣其利濟。庶幾得以展所

學也。若學未優而仕。則於學爲廢業矣。雖仕亦奚益乎。蓋學而後仕。盡人知之。既仕而猶不忘乎學。則人所易忽也。故子夏首爲仕者。告以仕而優則學。夫已仕者。尚不可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可仕明矣。人主任官授職。必得夫學而後仕。仕不廢學之人而用之。則道德之眞儒。經濟之實効。庶幾兩得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一章書。是子游示人以崇本之意也。子游

曰凡事文質相須而居喪尤人子之大節徒尚文而畧質失其實矣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但能於哀痛之誠致之以至乎其極如是而止安事文飾為哉蓋哀既有餘則禮雖不足無傷也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子游特為專事乎文者言耳豈真欲廢文也與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一章書見子游規朋友之義也子游曰心

馳於外者疎於內。吾友張也。有過高之才。人所不能爲者。而張獨爲之。是爲難能也。然而少誠實。則無以全乎心之德。少惻怛。則無以全乎愛之理。其於仁則猶未也。曷不反而圖乎切近者耶。由此知求仁之道。惟專事乎內者。乃可有成。若不事乎內。而徒騖乎外。雖功名甚盛。文采可觀。亦君子之所不許也。故學者以鞭辟近裏。爲喫緊工夫。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救子張之失也。曾子曰。友所以輔仁。然必以篤實爲務者。乃可相助有成。若堂堂乎張也。徒用心於威儀容貌之文。而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蓋難與之共爲仁矣。夫仁本於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爲足以幾之。故從事於仁者。寧內有餘而外不足。勿外有餘而內不足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則聖人之論仁。亦可知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使人自識其良心之意。曾子曰。吾嘗聞之夫子。人之一心。本自真純惻怛。苟能隨事盡心。則心之所至。力亦隨赴。自有不容已者。然人往往情遷物誘。失其本心。未有能自推致者也。必也父母之喪乎。蓋父母天性之戚。而又當不幸大故。居喪之時。哀痛迫切。發乎至情。乃能內盡其誠。外備其禮。

不待勉強。無少遺憾。此良心發見。至眞至切。固非情遷物誘所能奪也。誠能即此心而推廣之。人倫物理之間。無一念之不實。無一事之不盡。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觸發。隨處充滿。雖仁育天下無難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引言孟莊子繼述之孝也。莊子。魯世卿。名速。其父孟獻子。相魯有賢德。

曾子曰有家雖與有國不同然其培養人材
建立法度以爲子孫之計其道則一吾嘗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死葬致愛
致愨人猶可能也惟是獻子所用之臣皆賢
臣所行之政皆善政莊子於父沒之後繼志
述事略無更改不敢適己自便樹私人以間
老成作聰明以亂舊法世濟其美不忝前人
是爲難能也莊子之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
光纘先業者以此書曰人惟求舊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曾子之言。豈但爲有家訓哉。推而廣之。治國平天下。不外乎此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一章書。是曾子教人恤刑之意。陽膚。曾子弟子。士師。治獄官名。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來問曾子。蓋欲得明愼之要。以求情法之平也。曾子教之曰。先王之世。下之生業厚。上之教化脩。民既足於仰事俯育。而又當仁漸義摩

之後。親遜成風。錐刀不競。此所以犯法者寡。漸至刑措不用也。今也上失其教養之道。一則饑寒所迫。救死而不贍。一則禮義消亡。捍綱而不知。始也以上之失道。至於民心離散。不相顧恤。繼也以民心離散。至於忿爭傾奪。告訐無已。獄訟繁多。因之而起。爲士師者苟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原其所以致此之由。縱不可曲法以庇民。能勿惕然深省哀矜庶獄之不幸乎。若以發奸擿伏。沾沾自喜。非仁

人。長者之用心也。曾子之告陽膚如此。雖然。陽膚一士師耳。民之生死。科條具在。不得意爲出入也。獨計爲民上者何以使百姓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之事。且使治獄之吏。雖疾痛慘怛。而束於文法莫可奈何。何如使百姓豐衣足食。向風從善。自不犯法之爲愈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一章書是子貢借紂以警戒後人之意子貢曰古今言淫虐無道者莫過於紂以予觀之紂之不善殆不如言者之甚也蓋因紂當日爲惡彰著故天下不善之名悉歸之譬如地形卑下之處衆水於此鍾聚雖欲卻之其道無由是以君子知上達之難下流之易時時省察在在制防誠恐忽不及持一陷身於下流則凡天下敗名失檢棄理畔義之事盡以歸之至於獨蒙惡聲不可解免亦其所處

污下有以致之使然也。可見天下善惡兩途。如氷炭之不相入。苟以善小而弗爲。以惡小而爲之。積而不返。遂成不可復回之勢。惟知之明。斷之勇。謹小愼微。塞源拔本。以入於堯舜之道不難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一章書是子貢勸人改過遷善之意。子貢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常人憚於改過。一有乖違。便多方掩飾。惟恐人知。是重其過也。君子有過。不妨昭示於人。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焉。分杪虧缺。人皆得而見之。及其知過即改。亦如日月虧而復圓。貞明之體。容光必照。人皆得而仰之也。是以君子平時反身克己。常求無過。倘檢攝不到而有過。未嘗不知。知則必改。以省察刻勵為先。以因循隱蔽為戒。如成湯之改過不吝。子路之聞過則喜。聖賢進德脩業。未有不由此

也。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一章書是子貢言孔子憲章文武之學。公孫朝衞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事物物博聞廣見。無所不知。果焉從受學而能然乎。子貢曉之曰。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

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猶未至墜落於地。不可講求。固在人也。世有識見宏遠之賢者。則能佩服考訂。而識其大綱。其識見淺近而不賢者。亦以傳聞習見。而識其節目。人之賢不賢雖不同。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吾夫子憲章文武。故文武之道所在。即夫子之學所在。賢者識大。即從而學其大者。是謂夫子師賢可也。不賢者識小。則從而學其小者。是謂夫子并師不賢

亦可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哉。此不獨紹文武之謨烈。且接堯舜以來之心傳。較之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其大小遠近不侔矣。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以孔子生知之聖。尚且問禮老聃。問官郯子。徵文考獻好古敏求。無非博求義理之無窮。以爲折衷反約之本。信乎爲萬世聖學之模範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子貢尊聖人之意。叔孫武叔子服景伯皆魯大夫。昔孔子道大德全。魯人莫或窺其底蘊。一日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人皆稱仲尼爲聖人。以我觀之。子貢之才辯博達。殆更過於仲尼。子服景伯聞此。以告子貢。子貢曰。人之淺深。固不可以懸望而決。叔

孫之言。非但不知夫子。並不知賜矣。試以人所易曉者喻之。其譬諸宮之有牆乎。賜也造詣未深。才識有限。牆之高不過及肩。凡室中所有。一器一物。有目者皆能循覽而得之。若夫子之牆。高至於數仞。體勢崇峻。莫究莫殫。苟非得其門而入焉。則亦徒爲面牆而已。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禮樂制度。損益乎百王。政事文章。黼黻乎萬世。又孰從而見之哉。是則得夫子之門者或寡矣。見賜易而見夫

子難。則必至輕視夫子而重視賜。叔孫所云。不亦宜乎。子貢深折其儗人之失倫。而更惜其所見之不達也。從來唯聖知聖。若武叔者。又烏足怪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深責武叔之毀聖也。叔孫

武叔前言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復毀之子貢曰彼無用此爲也人之分量不同或以流俗之謗毀而輕或更以流俗之謗毀而重仲尼則非流俗之可得而輕重者彼其道德高深冠絕千古固不可得而毀也蓋他人之賢者如丘陵然自平地觀之雖有差殊然其所至尚未峻絕更有高乎此者則得而踰之矣。至於仲尼如日月然萬物皆在其照臨之下。孰得加於其上而踰越之乎。縱有庸陋無識

之人。欲自棄絕於聖人之教。然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日月高明之體。必不能抑之使卑。則於聖人曾何虧損。祗見其不知分量。於聖凡高下。惛然莫辨。徒為庸妄人耳。子貢言此。非徒戒其不當毀。正明其毀之無益。可謂曉之深而責之切矣。夫道益高。則謗益重。聖人尚不能免。況其他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

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此一章書，亦子貢知聖之深，尊聖之至也。昔孔子道大難名，及門之士，如陳子禽者，雖親炙聖教，尚未能升堂入室。一日謂子貢曰：子於平日每尊崇仲尼，以為不可及，此特推遜其師為恭敬耳。仲尼豈果賢於子乎。子貢斥

之日子何言之過也夫君子一言而當即成其爲知一言不當即成其爲不知知與不知關係於一言之間言不可以不愼也子爲此言亦不知之甚矣子之意豈以夫子爲可及乎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百王大而化聖而神有非思勉所能至者殆猶天之輕淸成象不可以階梯之具攀躋而升也惟夫子窮而在下故有非常之道德而不見其非常之事功使或得邦家而治之其過化存神之妙豈

可意量哉是即所謂立之斯立愛養方施而民生已遂也道之斯行教化未遍而民性已復也綏之斯來一爲撫循而遠至邇安也動之斯和一爲鼓厲而時雍於變也其生也榮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死也哀遏密八音如喪考妣也其德化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如此正如天之顯仁藏用萬物自生自成於其中而不知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乎子之言亦不知之甚矣子貢之語子禽者雖未然之

事。然當時孔子相魯。三月大治。亦小試行道之端。退而刪定六經。脩明先聖之道法。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莫不備具。後代帝王。從之則治。逆之則亂。立道綏動之效傳之千萬世而無窮。有天下者。誠欲體堯蹈舜駕三代而軼漢唐。舍論法孔子。其何道之從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此一章書。是記者歷敘帝王相傳之道。以見孔子與門人相授受者。亦不外乎此也。記者曰。昔唐堯將禪位於虞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天位相傳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是謂曆數。今爾德當天心。天之曆數已屬爾身矣。然天位維艱。命不易保。必有道以安天下之民。而後克永享祿位。爾宜廓然大公。心無偏倚。凡萬幾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民

心悅安而天祿可常保矣苟不能執中而凡事徇一己之偏則政乖民亂四海困窮而怨叛將作爾所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終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虞舜禪位於夏禹亦以允執厥中命之其間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訓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之詞無非所以發明堯之一言非有異也夫以堯舜禹三大聖人其授受之際叮嚀告戒不過如此則執中也者豈非萬世人君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節書是述湯告諸侯之辭也記者曰繼禹而膺曆數者商湯也湯既伐桀而作誥以告諸侯先述其初請命於帝而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黑色之牡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神今夏桀有罪己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必用之而不蔽蓋

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已安敢違之而自任其私意乎。予之初請命者如此。今既爲天子矣。其責任尤有重焉者。蓋天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是已不能奉若天道。而致之。萬方小民何預焉。若萬方臣庶。得罪犯法。是己所以表率撫馭者。未得其道。其罪無可諉矣。爾諸侯其共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詞也。觀其請命之詞。則伐桀之舉出於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

責在於己。承天子民。慄慄危懼。觀三聖之執
中。殆異世而同符也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
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
焉。所重民食喪祭。
此五節書皆述武王之事也。記者曰。繼湯而
膺曆數者。周武王也。武王初克商時。卽反紂
之所爲。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

海。而萬姓悅服。然非人人而富之也。惟有功德之善人。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善之公如此。當其伐紂之初。誓師之詞有曰。紂雖有至親億萬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而可恃也。是伐紂有必克之理矣。今我既獲仁人。若不往正其罪。則百姓嗟怨。歸罪於我之一身。蓋謂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其以除暴爲己任

如此。又紂之時。權量無準。法度咸隳。百官不職。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而官府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詐。若禮樂制度。凡可損可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理之當然。有官職廢墜不舉者。則重新脩理。使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頹廢之患。由是王章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遏而不行者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紂

之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播棄而不用武王方有天下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於其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與之使享有國邑世系已絕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又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焉使野無遺俊三者皆人心所欲也武王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向焉武王之以仁感天下如此至於加意民事非獨一端而所尤

重者則惟在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爲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維人心而厚風俗也由武王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脩明無非表建中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命也其接堯舜禹湯之中統良有以夫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一節書是統論帝王之道也記者既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因總論之曰二帝三王

因時立政。設施雖不同。而爲治之道。不外寬信敏公四者。人君以天下爲量。惟寬以有容。而包涵無外。則四海度內。萬物一體。衆莫不歸附之矣。出治以至誠爲本。惟信以行政。而內外如一。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莫不倚仗之矣。庶事所以叢脞者。不能勵精圖治也。惟勤敏而宵旰不遑。則百度振舉。所爲有功矣。人心所以乖違者。不能虛衷順應也。惟大公而好惡不作。則舉措合宜。莫不悅服矣。

此四者帝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也。夫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有天下者。執此中而不失。以比隆於二帝三王也。何難之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答子張問政之言。以繼

帝王之統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孔子曰。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而不費。有益於下。而無損於上。其爲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則勞

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又不拂民之心。其爲美二也。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未嘗無欲也。而於已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其爲美三也。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得也。而無一毫驕傲之意。其爲美四也。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有威可畏也。而不至於猛厲而難堪。其爲美五也。凡此五美。皆爲政者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一節書是詳五美之事也。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備舉而告之曰。凡施惠而捐己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但就百姓本

然之生理。爲之區畫而已。非分吾所有以予民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興不急之務。佚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仁覆天下之念。不至兼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卽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臨之以敬謹。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

本之兢業自持之內。非後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夫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一節書是詳四惡之事也。子張又問曰。何以謂之四惡。孔子曰。爲政欲民不爲惡。則當素教之。教而不從。乃可加刑。苟不教而遽殺其民。則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期告戒之。使知奉行。漸次整理。乃可責其成功。苟不戒而遽考其成功。則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所徵求。如賦稅與工聚衆之類。必誥戒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誤民而必刑

之以罔害其民也則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勸若均之以物與人也而於出此此納彼之時遲回顧惜慳吝而不即予則是有司爲人守財不敢自專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人不競奮圖功矣四惡之實如此皆爲政者所當屏也記者敘此以上繼帝王執中之治統孔子之爲政從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聖學之始事也孔子曰脩身處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禮知言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定命必知命而信之盡人事以聽天乃能爲君子若不知命則不顧義理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徒喪其守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何以爲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至於禮者可以消非僻之心振惰慢之氣知之則德性堅定威儀檢攝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耳目手

足。惶惑失措。無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至於人之邪正。己之取舍係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卽其言語之當否。可以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無以知人而定取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論語以是終篇。誠示人以脩己處世之要道。必自知人矣。蓋惟精之功。先於惟一。格致之學。先於誠正。故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譬如

行路。目先見而後足履之。庶無冥行傾跌之患。否則倀倀其何之矣。奈何後之儒者。混知行為一途。而不以講學明理為急務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二